

戰時小叢刊之十二

戰地歸來

田漢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複本

"20

2

857.81
478.61-3

戰時小叢刊之十二

戰
地
歸
來



戰時出版社出版



3 0538 8810 7

A073201

目次

| | | |
|-------------|-----|----|
| 前線歸來····· | 郭沫若 | 一 |
| 新戰線巡歷····· | 田漢 | 七 |
| 從開北歸來····· | 田漢 | 一一 |
| 戰地歸來····· | 曹聚仁 | 一四 |
| 前線回來記····· | 沈起予 | 二二 |
| 陣地巡禮····· | 冰瑩 | 二六 |
| 前方的一夜····· | 徐遲 | 二八 |
| 憶夜戰場····· | 長江 | 三五 |
| 月夜戰地散記····· | 林林 | 四二 |
| 到戰地去····· | 秦秋谷 | 四七 |

| | | |
|--------------|-----|----|
| 赴前線勞軍回來····· | 陳玉白 | 五〇 |
| 戰地散記····· | 蔣先啓 | 五三 |
| 星夜上前線····· | 陸詒 | 五八 |
| 戰地剪影····· | 黎明健 | 六〇 |
| 前線兩晝夜····· | 吳大琨 | 六五 |
| 穿過火線····· | 斐丹 | 七七 |
| 從戰地歸來····· | 寄洪 | 八一 |
| 在戰地醫院裏····· | 劉良模 | 八四 |
| 在戰地醫院····· | 楊芬君 | 八五 |
| 開北救火英雄····· | 士平 | 九〇 |

前線歸來

郭沫若

回楊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了。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的，便說：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輾轉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敵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設着的，口令森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蟲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瀾的時候，然而夜景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爲一上一下的士兵騾馬蟻接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語彙以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

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漸愈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鉄盔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

到了目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窄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爲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滬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我們在豆腐店裏吃了豆漿和油條，便從一條側巷插向原野裏走了。

禾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候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煮食，但千切不可塗醬油或白達，那滋味實在是夠人領略。今年一直還沒有得到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歡喜！

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看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

十年不見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看××。問到×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去發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真真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里，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連炸了二十幾聲。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那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裏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似乎十分匆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

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睡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拿來繙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而是用磚頭豎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卻迸出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尙未舊，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隱起意謙沖。庭草搖風綠，墀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

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卽與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不一會，××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那兒去來，我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

××案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只是飛機大

砲，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砲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

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畫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他的主張是「屢敗屢戰」，我見×××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我們才能夠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為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並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速開放而加以組織，如此才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為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線的兵士及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士兵，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聯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訊於人民，並以保存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遷徙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的問題，××都一一命人紀錄了

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他交了×將軍的三首詩給我，說×將軍向我致意，他已經回南京去了。

他又說，前線戰事很順利，為指揮之便，當晚已決定全部往前移動。

××陪着我們吃了中飯，我們，至少我自己，感受着滿腔的快意，乘着來時的汽車，又回到上海。

（救亡日報）

新戰線巡歷

田漢

一

以非常嚴肅緊張的心情和友人們坐上了到××的車。看見沫若兄帶了一條絨氈，我深悔沒有帶圍巾，因為我祇穿了一件薄薄的秋大衣，幸虧那晚還不甚冷，也就算了。

雖則繁星滿天，但月亮出得很遲，再加敵機投下的照明彈在右面的天空游動，車子不敢開燈，大部份的路是暗中摸索。車夫的技術似乎也不夠好，前面的車終於停下了。原來撞壞了一位××隊的弟兄，前面的車子不能不把他送到他的總部，這樣我們因此也不能不下車坐在路旁草地上等待他們。砲聲是那樣的激烈地震動着周遭的空氣，敵機老在近邊盤旋，機關槍聲很緊密地各各入耳。大場前線想來展開着非常的激戰，同行吳君與一××隊傳令兵談話，才知這近邊也會發見少數漢奸，從事

破壞交通的工作，那天給他們捕了十四人，還有不少的漏網。我們深深的歎了一聲氣，覺得民衆的動員實在應急起直追了。

等了將近一個鐘頭，我們的「友車」才來，原來預備同行的某夫人嚇着回去了，並且換了一位車夫。爲着一路上安全，所以我們取了××的線。到達某一夾着樹林的道路時，覺得滿面的光照耀得如同白晝，疑心仍是敵機的照明彈，回頭一望才放了心，原來是「月亮上升」了。

二

雖說不十分冷，然而高秋八九月的夜風仍使我們身上起粟。我和夏衍兄不知不覺的靠得近了。我們目送着那半圓的明月，和被威脅着和平的鄉村談起數年戰鬥生活中的前塵影事，對於許多男女青年朋友和我們自己也做了一回自我批評。我們在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樂觀，對於朋友和民衆的熱愛抱着非常一致的見解。——我覺得我們的許多朋友可愛極了。特別是抗戰以來我在蘇錫各地所看見的他們那種忍受飢餓痛苦從事民衆運動的姿態，真使人流淚。就是過去比較落後的，也沒有例外。——是的，我覺得中國的智識份子比日本的好得多，日本的智識份子那些「顛落」了的不談，就是比較革命的在今日也噤若寒蟬不敢主張真理。因此我想寫一篇文章說日本人不愛日本——寫吧！爲着光明和自由，我們不應愛惜一分氣力！

我們這樣熱烈地談着，習慣上我們夾雜了一些日本語。和車夫同座的吳君忽然回過頭來笑着

說他一定要這樣寫，同他同車的有兩個「敵人」，我們也笑了。我想這是不用聲明的，說日本話不一定是我們的敵人，正和說中國話的不一定是朋友一樣。假使你的收音機夠得着，在晚上九點三十分你可以聽到東京電台某「中國人」的戰事播音。他用他的漂亮的母國語言在告訴我們「支那人」怎樣非「咱們皇軍」之敵！

三

因爲繞了路，到達預定地點時已經晚上一點多鐘了。雖然裹着軍氈，但江南的夜寒仍把我凍醒了一兩次。翌晨八時起床，敵機已經來過五次了。但全×部的工作者全沒有減低他們的工作效率。他們都習慣了。會見尤青先生是午前十一時，他招待我們早餐，我們也趁着這機會提出了許多問題，他所給的解答都是說明他的決心的堅定和頭腦的明晰，他說：「我們因爲要守，所以能守。」他批評許多軍事理論家，祇知一般的說現代戰爭應該如何打而不甚注意到中國民族應該如何打。因此他們的戰術多是直譯的，而不是創造的，注意了人家而忘了自己，他說祇有蘇聯的兵學真是把政治同軍事打成了一片。他批評到華北戰爭的失敗不是「士氣不振」而是「將氣不振」，殺了一個李服膺而紀綱稍立，戰死了一個郝夢麟而人人奮勇。他很正確地估計到敵人的力量，既不輕敵，也絲毫不懼敵。他說因爲淞滬協定關係我們在江灣閘北一帶沒有做永久的工事，直到開戰以後才在砲火底下趕築起來，因此我們是以野戰的方式做陣地戰。犧牲自然相當大。但他相信敵人要侵略我們一寸土

必耗更大的犧牲。他以為戰爭是一種「淘汰」，祇要我們能毅然改正用戰爭所暴露的缺點，若干地區的喪失殆無關大局。他說到過去十年的內戰，他以為那雖然是一種悲劇，却因此鍛鍊出鐵的國防軍。他說三天的強行軍必有許多落伍者，這不是憂。我們去了那些落伍者，却剩了精兵。但他雖是精兵主義者，却不反對運用大眾軍，他和許多指揮官一樣，希望廣大民衆起來參加抗戰，因為長期抗戰需要大量戰鬥員的補充，因此他也以為迅速而廣大的政治動員是軍事勝利的最大的保證。聽了他的話使我們是這樣的安心。夏衍說——松井石根也好，真崎甚三郎也好，都是六十來歲的人了。而我們的許多將領都是四十歲前後的人。蔣先生也纔五十一。對於新事物的理解，中國將領比日本年輕二十年。是中國的無上的強點。

我很同意夏衍的說法。

四

尤青先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家，而且是一位雅好吟詠的詩人，這在軍上已由沫若兄介紹過了。當然我們對於一位軍人主要的還是要求他會打仗。假使祇會吟風弄月而不會打仗就要變成甲午戰爭的吳（大澂）大帥了。中國若是多有幾位那樣的寶貝大帥，真非亡國不可。但尤青先生不是的。讀他羅店爭奪記可知他雖軍中「不廢吟詠」，却更是一位有天才和決心的指揮官。就是他的吟詠吧，也就是他的天才與決心的流露。他有過這樣的幾首絕句：

海東鷹逐陣雲飛，好向江南獵一圍，捉到侏儒三百個，歸來草綠馬還肥。（初入戰場）

戰火漫天戰馬騰，呼江吸海浪層層，健兒爭飲倭兒血，手挽酋頭傲月明。（中秋）

鯨濤駭浪打危城，全仗吾曹正氣撐，五百健兒同殉國，中原何止一田橫。（弔寶山姚營官兵）

我最歡喜最後一首，因為他談到在最近幾次戰役中，官兵作戰的勇敢，壯烈，使人奮興，曾寫一首絕句送他，他和沫若兄也興復不淺，結果在百忙中成功了這樣的唱和。

敵機鎮日繞城飛，虎帳新成破陣詩。十萬健兒齊肉搏，東南此戰決安危！

嘉定軍次贈尤青先生 田漢

報國精忠古岳飛，滿江紅浪泛新詩，一心運用君誠妙，狂寇已如累卵危！

廿六年十月廿五日訪尤青將軍於嘉定軍次，壽昌即席吟贈。余亦效顰，工拙在所不計也。

郭沫若

民族高潮已怒飛，蘸將熱血寫征詩，管他倭寇來多少，殺個光兒國不危！

戰地暢敘，田漢先生寫詩，沫若先生和作，余亦爲此。

羅卓英 廿六，廿五。

（救亡日報）

從閩北歸來

田漢

(一)

和彭秉籙先生初次相見是在長崎丸的三等艙。那時適當北伐戰爭中期，我在日本作了一次短期的。可是頗爲愉快的旅行之後，將仍歸南京。彭先生却以反日不嫌於日本士官學校未畢業即憤然歸國。我們在船上談得甚爲投機。我覺得彭先生將是一位很有骨氣的軍人。但沒有想到相隔九年他已經是屹立銜火中指揮忠勇將士與敵人殊死抗爭的民族戰士了。在雷先生家宴敘之夜，彭先生告訴了我許多戰況。使我興奮非常，而以未能親赴前敵爲恨。當他通知我們，他已和孫××先生說過歡迎我們去時，我們的高興可想。

(二)

時間是約好早上八時。我和壽康弟至胡萍女士家時，高伯綏弟已先在。因冒微雨步行至彭先生處。當吾等車出法界時，西北天空忽有晴意，頗引起吾人憂慮。但登船之際，陰雲如墨，雨已較大。忽敵機一隊掠過吾人頭上。旋聞機鎗聲如雨點下。伯綏等相顧失色，視彭先生則泰然若無事。可知對於戰鬥經驗豐富之人，敵機之威嚇作用，亦至有限。

(三)

由彭先生的介紹我們熱烈地和孫××先生握了手。他是那樣頹長清瘦的人，可是一種精悍之氣溢於眉宇。當我表示了我們慰問敬仰的意思之後，他說：「我在張文英家裏見過你的夫人。」說起

來，當然我們也不很生疎。我們首先談到的是巷戰問題。日軍在一二八戰爭時在巷戰上吃了一點虧。因此他們的陸戰隊會經努力學習過去的經驗。年年演習巷戰，我不知道在這次戰爭中敵人巷戰戰術究竟進步到什麼程度。但我們的青年孫先生微笑着說：「我看也沒有什麼進步。他們主要的靠飛機大砲來威脅我們。他們的鬥志是不夠的。當然哪，我們每個人都說得出理由。我們是抵抗侵略，爭取民族生存，而敵人却算什麼呢？」接着他說到最近俘獲的日本兵，那是一個小商人，他的家裏望着他，而他不能不在軍閥驅策下做無謂的犧牲。他的伸訴不要說非常可憫，但孫先生說最可悲憫的却是東北的一部無知的同胞，他們甚至被驅迫着做進攻中國的砲灰。似乎近來所傳上海前線發現東北軍都是事實。敵人「以華制華」的手段之毒辣可想！

閩北的漢奸問題似乎已不甚嚴重。有的民衆多搬走了。幸虧與後方補給機關接近尚無十分不便。不過戰爭是會延長到三五年的。我們不能不有更好的民衆動員，并準備更大的犧牲。現在抗戰纔兩月不到，有的人已經覺得犧牲太大，孫先生以爲是不應該的。

(四)

在蘆溝橋公演後，我計劃着「全面抗戰」的寫作。此劇擬分五幕，計上海，南京，平漢線，津浦線，平綏線，我要求孫先生供給些關於閩北前線的值得描寫的材料。他很謙遜的說，抗戰是軍人的天職，原無可說。但以閩北之綫從八一三開始與敵人「硬拚」直至今日，其間當不乏可歌可泣的故事。至少

士兵們堅忍不拔的精神是斷然值得稱歎的。在那樣猛烈的轟炸下堅守五十餘日毫不退縮，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由陣地戰談到曹聚仁先生。曹先生有點把陣地戰與運動戰機械地對立了。因此有些人說他是「書生談兵」。孫先生以為陣地戰與運動戰是隨着客觀情勢而自由自在運用的。但正在這時候我們這位談兵的「書生」以半武裝的陸軍記者的姿態出現了。他是那樣熱情的握着我們的手，又是那樣高興地帶我們到他的地方，指點前方的形勢。雨是那樣的不停，砲聲是那樣悶雷似的酬答着。那遠方冒着白煙的許是剛像敵人轟炸的結果吧……

(五)

回到租界時是午後一點鐘了。雖則頭上仍有敵機盤旋，而緊張的感覺却大有不同。宜乎租界的人會另有一種想法。由於今天所得的印象，我們深覺得一種安心，那是我們上海各條戰綫都是這樣的有把握。指揮官的有決心和天才，士兵的忠勇活潑，與民衆的熱烈的支持，便是我們勝利的保證。我們希望的是華北戰綫也能像上海戰綫這樣的鞏固！

車子在雨中直駛着。我們大家在××商場下來。上電梯的時候胡萍女士拍着我肩上的灰，那恐怕是在戰地帶回來的吧。

戰地歸來

曹聚仁

出了老北門，走入南市；一行鉄柵門分開兩個場面，一面是露雜而恐怖，一面是沈寂而蕭索。每條街巷都是沙袋土堆，每個士兵都擎槍在放；斜雨打在他們的頭面上，但是他們昂然看着天空，他們在準備作戰。近來談論和戰的，常談到作戰的把握問題，我此刻現在懂得了，擎槍在手預備放，這就是我們的把握。我們的車子，這樣彎來彎去出了法租界，又進了法租界，又出了法租界，由南轉西北，乃向戰地駛去。雨却一陣緊似一陣，直向車窗撲過來，郊外風物，樹綠草青，帶雨朦朧，一片寧靜和平模樣。路邊有幾處農家，還是老樣子住着，小店門口還掛着鮮肉堆着青菜，幾乎使我忘記了緊張萬分的戰情。到了光華大學左右，又有點都市氣象，東一處洋樓，西一處洋樓，頂上都飄着各國的旗幟，有似戲台上的連營旗信。上海西站那一邊已經堆了很高的沙袋，也不知那一國的海軍在把守；西站上寂無一人，連軍用運輸也沒有。近大夏大學那一邊，豐田紗廠是我們所喘喘有戒心的，看見廠頂上飄着英國旗，廠前也由英兵在駐守，他們阻止我們車子的前進；可是那一段中山路，以我軍奮與豐田對壘，防禦工程甚多，路途既狹，又泥濘難行，只好轉車由北新涇往北。北新涇也還有許多住戶，市面也很安靜，我們看了這安靜的市面。知道前線作戰，保有絕對的勝利。再曲曲折折走了許多路，到了某司令部。途中發見敵機，我軍正發砲轟擊，我們曾在路邊矮茅舖中躲避一些時；其時雨大屋漏，茅草滴水，着帽作暗黃色，對之發一苦笑。茅屋中的老翁老嫗，自啓自炊飯生火，煙冒茅舖而上，在那兒躲避的人都有點着急了；

我們說了，那老嫗還是不懂，她只唯唯連聲。我忽然想起防空知識問題，以南京路上市民的混亂情形而論，則老嫗不知炊烟危險，亦自難怪；我們日日高談空論，對這些切實事項，倒真宣傳得太小呢，避雨那一羣中，有運榴彈的兵士，有守禦的保安隊，還有我們同行這三個人，可以說是一條聯合戰線，我們一致的論調，「要打倒東洋！」

二

在非常閒靜的場面中，我們會見了某師的某師長某副師長某參謀長，他們圍在一張方桌上，攤了地圖商量作戰的計劃，彷彿下棋，由此圍攻，由此打劫，以沉着的态度在討論，我和某師長已經有好幾月沒見面了，軍事辛勞，這回比先前疲了一點。我知道他的明朗談吐中，今日給了我們滿意的答案。他斬釘斷鐵地說，「一句話，我們只是幹！」外面槍聲接着砲聲，前線一定很緊張，他就匆匆地出去了。我們就向某副師長某參謀長探問切實的作戰消息，我們先說上海市民對於昨日作戰情形的興奮，又說上海街頭，有十萬以上的流離人，淋着雨焦急地在等待勝利的消息，還有三百萬市民，皇皇不可終日要從勝利消息找出路。某師長把手掩在地圖上，用深湛的眼光看着我們，用沉着的話說：「作戰本不是一件合得痛快脾胃的事，古語云：成固欣然，敗亦可喜——我們只是這樣幹——現在我們的抗戰爭取民族的命運，我們抵抗到底，我們爭取最後的勝利，持久當然要耐心去等待。」我們從他的語氣中知道他對於作戰的勝利把握，但他希望國人要沉着，不要興奮，某參謀以宏亮的聲音緩緩地說，

「假使今日佔了這個地方，明日又放棄了，在戰事真是常有的事，和全局得失無關係，所以過分的興奮和過分的失望，在我們作戰的人都不該有的。」他們都希望我們把這重要的意見轉告國人，使國人知道他們切切實實在幹抗戰的工作，耐性等一等！

目前戰局，已經把敵人包圍在一個小小的圈子中，目的在全部消滅牠，不久自有分曉。至於如何進攻，如何固守，事關軍事秘密，記者既不便問，也不想問。其他記者乘便也曾問過幾件小事：第一問，這回作戰和一二八那回作戰的同異？說起一二八那回我們全陣併守等待敵人來攻，這回我們完全取攻勢，在某一方面多一點犧牲，也可說少一點犧牲。第二：我軍作戰的能力和敵軍作戰能力的比較。說是敵軍不僅作戰經驗缺乏，即作戰的意志也不堅決，我軍則人人抱必死之心，士氣強盛勝敵百倍。以爭持志大舉一戰而論，在戰略上，敵軍勢不可退，而一經襲擊，傷亡既多，即行退去，其無鬥志可知。第三問：前線作戰需要後方民衆物質上協助的是那一些？說是上海方面的救護隊，組織得很好，服務的也很勤苦，其他關於運輸上的材料，戰地的工作材料，民衆能供應得愈多愈好。於在彼此談話中，我們常說，民衆的熱望怎樣？而他們的結語，常用反問的語氣，你看民衆的感想如何？戰神的鹵簿是浪漫的，戰神的本相是嚴肅的，作戰的人只做切實的工作，只想實際的問題。

陰雨天，天暗得快；租界每晚戒嚴，只能提早回上海來，我們相約隔一天到前線去觀戰，某參謀問我們不怕吃彈子嗎？我們點點頭。

車又彎彎曲曲地出來，從別一條路駛過一段很長的死的街市，途中紅十字會救護車和我們結伴而行，我向那車中看一看，抬架上都是空空的，這又是另一種慰安！遠遠地砲聲正隆隆不絕呢。

記者空言報國，心熱筆拙，希望大家相信我們帶來的是真實的勝利保證，前線將士堅決抗敵的意志和切實作戰計劃。歐洲大戰，千百萬戰卒在凡爾登戰線上進退四五年，方決勝負之局；我們對於持久戰，第一要韌，第二要韌，第三要韌！

三

逃避戰禍到租界中來的許多市民，幾乎不敢想像蘇州河以北的情形；夢中幻影，一定以為那是一個砲彈橫飛槍子直穿的危險地方。記者因為前天經過那個死的街市，另有一種感想，今天特地再去巡遊一番。以新垃圾橋為界，西邊到麥根路為止，可以說是死的街市，除了幾處簡單的防禦土堆，幾個守禦的保安隊以外，什麼都沒有，彷彿一所極大而沒有什麼像真的大客廳，空洞洞地。從新垃圾橋以東，到北河南路為止，可以說是中和地帶；寂寞之中，有時也來幾陣緊張的惡風。從北四川路以東，那才是戰禍橫行的世界，有屠殺，有轟擊，也有生與死的搏爭。

我從舢舨新橋北行，橋那邊的保安隊就拉住我探問戰場上的消息，我說，槍聲離此地這麼遠，連砲聲也難得振動過來，這就可見我軍橫掃無前了，他們說，偏他們沒有殺敵的機會，冷清清地守這些土堆。他們說：「你看見嗎，橋那邊那些擠着看的國人，一見掛彩的兵士載了過去，就歡呼拍手，我們連

掛彩的機會都沒有。」他們的感慨，可見他們的勇往精神！

沿恆豐路轉恆通路東行，到新疆路一帶，已入警戒地帶，我軍持槍往回巡邏。遠望北站及路局辦公處，我們的戰士滿布在那兒，等待敵人的到來，我知道敵軍慘敗，決無能力西襲，就和壕溝邊的兵士閒談幾句，他告訴我大戰序幕的種種，我頗感興趣。他說：十二日上午九時左右，敵兵有一隊想在虬江路警戒線內做工事，我們這邊阻止他，不許他做，他們就開槍，我們也老實不客氣地回敬幾槍；這樣，大戰就開始了！彷彿燒爐子一樣，一點就旺了。他又說，我們的師長，那才有興子，我們剛開到前線，他已經到口口，等待司令部搬來。他不怕死，他時常到前線來！他指點那路局的高房子給我，說那兒中了好幾個砲彈炸彈。

他說，一二八那回，他在廟行作戰，差一點打死了敵人的大砲轟呀，轟呀，整個陣地差不多轟平了，他們那一連人死得差不多了，還是守在那兒。他這回守北站這一邊也嫌太冷靜，殺不到東洋鬼子。我仰頭望天，深深覺得中華民族魂覺醒後的偉大；自上軍事長官，下至士卒，無不以壯烈的犧牲為快舉。某學者曾見到中國人抗戰意識的強韌，說：日兵砲擊宛平縣城，未嘗不準確猛烈；而該城的中國軍却一些也不搖動；中間還夾雜着許多學生，拿着武器頑強抵抗。這個乃是意志的堅強，明白惟抗戰才是最好辦法的抗戰。我們的衛國戰士，上下一致熱烈的抗戰情緒，堅強的抗戰意志，早已結成永不可毀的長城軍事上的勝利，自可操左券了。

由光復路東入北蘇州路中間曾經一度交涉；保安隊讓我挨過鐵絲網，那邊的商團却不許；後來再三說只看看北浙江路一帶的情形，決不走到北四川路去，他們以好意勸阻我，叫我看看就走。北浙江路南段，在十二日那天，許多店家作半開門式，有所期待似的；現在那些店家，還是作半開門式，可是已經沒有期待什麼的人了。

遠遠砲聲響起來了，商團們趕快催我回蘇州河以南來，我就離開了那個冷落的世界。

四

在另外一次會見中，某君以虔敬的態度說：『孫總理在天之靈，保佑我們大包圍的完成；還有黃旅長在天之靈也保佑我們！』我看了他的虔敬態度，忽想起那天鄉人們點燭焚香的虔敬祈禱，真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B副師長因為提起了黃旅長，觸起了他的感喟，他說：『昨日還是最親密的戰友，他已經成仁了！他的死完成了他的志願，一八之役他已存必死之心，現在果然爲抗日的工作而死，在他真是求仁得仁了；不過就在昨日還是我們最親密的戰友，叫我怎能不懷念着他。』G君一半安慰B師長，一半向我敘說道：『黃旅長真是我們陣壘中一員虎將，剛巧完成一段軍事上的勝利，他受了重傷了！那時候，他以非常高興的口吻正向師長報告勝利的軍情，他的光榮的死，和他的勇往的精神，留在每個人的記憶上。』我相信每個戰士的死，都是一段使人感動興起的傳奇，不過那傳奇是用鮮紅的血來寫的。

B師長，G君和我，向某種曠場走去。B師長用他那強毅有決斷的話告訴我：「在晚間，我們就開始極度緊張的工作。我們在這曠場上踱方步，交換交換意見，看看敵人的飛機的姿態，也看看明月皎星。」我聽他的話，彷彿聽了曹孟德橫槊時候所賦的詩；真實的詩，也是用白熱的火和鮮紅的血來寫的，我從他的眼光中讀到許多可寶貴的詩句；遠遠看見許多墓碑，那是「死」的圈子；眼前這圈子，却是一腳踏在「死」的船頭，一足跨在「生」的船邊，有勇氣倒在「死」的船底去，才把「生」的船（民族生命之舟）撐了開去，這意思要我們細細去體會。

於是，大家就談到愛國女學以及八字橋的搏奪；愛國女學，前後進出了七次，八字橋也進出了五次，有過戰場經驗的人，這才懂得這樣一進一出是怎麼一幅圖畫。由相隔二百碼的步槍射擊；躍出壕溝，向前衝鋒，衝過機關槍的掃射線，到面對面用刺刀來肉搏，這樣佔領了敵人的陣地，在那陣地上，又挨了敵人的飛機大砲的轟炸，敵人的隊伍又在掩護下衝鋒過來。這樣在五十丈或百丈的距離之間，得了陣地，又失了陣地，又得了陣地，你看，要寫成「勝利」二字，雖是極小極小的，該用多少鮮紅的血。敵人在北四川路底那個營壘，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和財力才經營起來，我們的戰士幾次衝到她的面前，只好對之嘆氣而回；但是她怕變成一座既無接濟也無退路的死堡，她不久會變成我們的戰利品，當然得用更多的鮮血來爭那更大的「勝利」紅字。

正談論間，B師長猛然想到戰場上的事，很急促地叫我們回上海來。他們連日連夜計劃着搏爭

的工程，勞苦極了；而千萬民衆在街頭期待，我們又不能不以多量的熱望麻煩他們，又是感激，又是歉然。我們約略把勝利品及小俘虜等等，攝完了照，便又告辭了。

（大晚報）

前線回來記

沈起予

爲着想證實前線的傷兵救護和兵士給養是否如一般所說的那樣壞，也爲着想親自嘗一嘗火綫下的洗禮，久就有到前方一次的願望，而這願望居然在昨天得了實現！

使我實現這願望的是一「四川同鄉會抗敵後援會戰時服務團。」當我在午後三點接到毛錐先生的電話前去時，彼面第二救護隊的隊員們正在準備出發，大家穿着深綠色的童子軍服裝，鬧哄哄的，滿屋響着道地的家鄉話。

在末出發前，第一隊田隊長同我談了些前方的情形。他很富於軍事經驗，而這次又親自到戰壕中與前方軍事長官談過。據他的意思，以爲現在軍事上一面感着車輛的缺乏，一面却又把車輛使用得太不經濟，這不經濟的原因是對車輛的使用沒有一個全盤計劃和連絡。比如現在××司令部運食糧去的車空着回來，而本團運傷兵回來的車却空着前去！要是兩方有統制地聯合起來，則可以事半功倍了。從汽油已由一元餘一加崙漲到二元餘，從我們去的救護車一日需二十元的租金，從司機人運轉得疲乏不堪等看來，都不能不說這是在浪費人力和財力，而田隊長的看法確是一個卓見。其

次他說前線的給養也是漫無計劃，前線既有炊事被敵人破壞，致士兵們整天不能進一餐，而他復見過有火夫挑着担子到上海來購米，竟有空着担子回去的。

不一會，一個婦女團體的慰勞品——幾隻麵包——和一大網當天的報紙上了車，我也換好了衣服跟着出發。時間是下午五點二十分。車廂上綁的竹枝颯颯地響動，股股涼風撲面過去。站在車廂頭上，我感覺着從不曾接受過街頭的人們的那種敬佩和羨慕的眼睛。在途中又接了幾位女護士到戰地醫院去，而車一出租界，過楓林橋，大家的嘹亮歌聲便對沿途的稀疏的民衆和保護國土的戰士們吼響起來。不參加羣衆團體，真不知救亡歌曲有這樣普遍的發展。

幸好沒有遇到敵人的飛機。天色愈黃昏，我們愈放胆前進。到××，把幾位女護士送下，一位輕傷兵却要搭我們的車到他的司令部去領錢用。問談起來，知道他的老家在砲火激烈的南口，昨天才在丁家嘴受傷。此後天上的星子一顆顆地增多，螢火蟲也不斷地在空中劃出一道道的弧光。路傍邊幾乎是五丈一哨兵，十丈一障礙。在烏暗中大家都在車板上坐了下來，心裏不覺也有些緊張，待車走上一段比較靜僻的路程時，忽然左邊田野的遠處一聲砲吼，跟着在十幾米突處便是幾發猛烈的步槍射來，火口的光也看得一清二楚。從情勢看來，都足證明這是漢奸的射擊，於是我們的車便開足馬力，一直跑過大場，將這消息報告給了路傍的長官。到嚴家鎮我們下車將麵包分一部分給當地駐軍，一時兵士們皆蜂湧上來紛取，經長官一陣斥責才平靜下來等候分配。再一程路，忽然車被幾個兵士攔

住。據說××那面傷兵甚多，無人救護，及至隊長說我們的目的地是楊行時，彼面還強邀甚烈，終於待我們說出有慰勞品要送楊行時，才讓我們走了。

在羅店與楊行的岔路上，有一個極大的炸彈洞阻礙着交通，致車費了許多力才通過了。假如民衆有組織，這種地方是不待工兵之力便可馬上填平的。

離楊行還相當遠的地方，車終於停下來了，路傍一輛大車停着，田塍邊一大堆傷兵在呻吟，一個在此照料傷兵的人一過來就開始對我們訴苦，據說他們是那有名的第×軍第×師的人，傷兵們在飢餓與疼痛中，在此等候已久了，若不是遇着我們的車來，今晚又得在此過一夜。他說傷兵們的情緒非常不佳，若後方的救護長此下去，那情形是非常危險的。於是我對他說在這全面抗戰下，需救護的人很多，勸他好好地對傷兵們多作安慰，他也即刻接受了這意見。在隊員們正在分配麵包時，前面又運到一位重傷的，待担架一落地，便大聲呼喊上藥。但可惜隊員們無藥，祇好用綳帶將上腿緊緊綁住，以阻止血液的逆流。

在黑暗中，忽然遠方有一個信號彈騰空，似乎還有飛機聲響來。隊員們即刻散開了一下，但一望平靜無事，又回來摸索着將傷兵們運上車去。這時遠方響着殷殷的炮聲，天陸相聯處，現出一帶慘紅的灰光。這兒大約是一個傷兵的轉運處吧，不斷地有傷兵運來，其中有輕傷的不願上我們的車，嚷着要到師部的醫院去，以便好領點錢用。

滿滿地裝好了一車，我們便打回頭。爲着避免來時的漢奸的射擊，決心繞真茹的路線回來。可是事有出人意外，車未到大場時，路旁邊又是火光一冒，清脆地一槍射來，我們的車燈即刻熄滅，慢慢地往前爬行。然而火光卻不斷地冒，在響了五六槍時，我也有點着急，便向站在車外的陳隊長建議，打開車燈，衝過這一段路程，但陳隊長叫我鎮靜，車依然在黑暗中進行。幸好，畢竟是漢奸種，槍聲再響了幾次後，便也啞下了，我們沒有一人受傷。

車換了路道之後，兵車和路傍成線的兵士增多了。大家都在黑暗中進行，到兩車快接觸，才各將車燈一閃，於是祇見土繞着土，灰掩着灰，各自發出一陣更大的隆隆聲響，相擦過去了。在路上曾幾處被兵士攔住問到××的路，最後還有兩個騎自行車的長官來問，待司機下車去詳細指點了後，他們還再三返問，說這不是一二人的事，是有大隊人馬要到××去。這足證前線的地圖缺乏，和無政治工作人員而來的不便。

車繞過真茹再回到××路，我們便把傷兵送到××的醫院去。這時因車不能直達，輕傷者祇好自走，重傷者便是抬或揹。我和一位隊員交換地揹着一位，可是自己一走不到二三十丈遠，便祇感覺脚幹不斷地打抖，祇好又讓給那位隊員，痛恨着自己的書生無用。醫院很簡陋，但來時帶來的幾個女護士已經在那兒服務了。

陣地巡禮

冰瑩

天還沒有亮，女房主人慌慌張張地扯着我的衣裳問：

『先生，大砲響得厲害了，我們往那裏逃？』

『不要緊的，這是我們開大砲打日本鬼，等一會他們就打敗了，有什麼可逃的？』

我用生硬的上海話安慰她。

『呵，那是儂的大砲，交關好，交關好，有先生在這帶，阿拉弗怕哉。』

雖然她假裝鎮靜，但臉上的驚惶表情隨着砲聲的次數，一分鐘比一分鐘地緊張起來。

『先生，我們真苦，現在米也買不到，鹽也買不到，如果逃到外邊去，我們都會餓死的！』

『是的，在這裏我們給你飯吃，替你打日本鬼，不要害怕，安靜地住着吧。』

也許她沒有聽懂我的話，只點了點頭又退出房去了。

我把她的睡房仔細地打量了一番。除了兩張床，一張破桌子，兩隻馬桶而外，連一條小凳都尋不出，但亂七八糟的東西却堆積得不能舉步，破碗破罐爛衣裳到處都是。我想她的最大家當，也不過是兩床破裂，補了無數疤疔的棉衣。然而這究竟是她的家，她的歸宿地。誰願意做喪家之犬呢？誰願意跑到外面去吃飢寒交迫顛沛流離的苦呢？

『先生，不得了，不得了，砲聲就在我們的屋子後面響，這所房子不會炸毀吧？』

女主人帶着她最小的女孩又跑來嚙嚙了。後面追着進來的是她的丈夫王進德。到底是男人，他似乎懂事一點。

『先生，你們在這裏，我們很放心的，先生，我們要請你們保護。』

×長微笑着點了點頭：

『你們好福氣，我們住在這裏，日本不敢來的，不要害怕，我們把日本人打倒，你們就可安居樂業了。』

男的完全聽懂了，從心坎裏發出了放心的微笑。

×

×

×

跑去竹林裏散步，四周靜寂寂地只聽得斷續的蟬鳴，激戰了一夜的砲聲暫時停止了，我想這時忠勇的弟兄們此時也許正在扛抬受傷的戰士，或者裝子彈，或者吃飯休息，我恨不得立刻跑去看看他們，安慰他們。

『砲片飛到這裏來了！』

一位衛兵拾了許多大砲的破片在那裏看，我趕快跑去拿了一塊，女房東駭得不住地戰慄：
『先生，大砲打來屋裏哉，真個危險，真個危險！』

我把昨天一位受傷的營附告訴我前天在姚家宅看到一個婦人被大砲聲音駭死，一歲半的孩子在床上哭個不住的慘事告訴她，要她不要這麼着急，否則也會嚇死的。

「你知道嗎？日本鬼的飛機大砲到處轟炸，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光只逃難，決不是辦法，你應該好好地和我们軍隊合作，大家一同去打日本。最重要的，這一帶的漢奸很多，你們可以幫助我們捉漢奸……」

話太多了，我又說得快，她自然莫明其妙，於是找了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周同志來用本地話翻譯給她聽。

唉！可憐的中國老百姓，我們只知道逃難，只知道着急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他們似乎並不能解沒有國根本就沒有家，沒有民族，根本就沒有個人的生命。現在整個的中國到處都是日本強盜們的炸彈大砲轟炸的目標了，可憐的老百姓呵，你逃到那裏去呢？

一九三七，九，三十於×××陣地。

前方的一夜

徐遲

他開始告訴我那一夜的經過時，隨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帶，火柴匣，紙烟罐，剪子，眼藥水，墨水，和一杯茶，又隨手把滬戰的前方擺設起來。這是揚子江（白皮帶），這是獅子林（火柴匣），寶

山（紙烟罐）楊行（剪子）劉行（眼藥水）羅店（墨水瓶）月浦（一杯茶）於是他又從衣袋裏掏出幾個銀幣來，放在桌子的一邊，說這是大場。

「這一帶戰區裏（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雜物）有許多是軍事上的祕密，我答應過守口如瓶，所以不怕掃你的興，我不能不隱去許多我知道的事實，不告訴你了。」

「現在這一帶戰區（手又指了指桌上的雜物）已經沒有新聞記者能趨前視察的了。所以現在這一帶戰區裏的情形，差不多沒有人知道；我能夠去一次，完全是我的幸運。經過了兩個要人的連環保證，經過我自己的指天誓日，他們爲了某種關係，不能不讓我去。這「某種關係」是前方因需要防禦工程中最要緊的蔴袋，敝公司裏捐了十萬隻，而公司的棧房，是在戰區中，所以我能夠去了。本來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棧房就不能再深入的，因爲到了那兒已經是夜深，他們爲了我的生命的安全，才叫我跟着他們一起跑。於是我在夜的前方游歷了五個小時。」

十萬隻蔴袋

「把十萬隻蔴袋分裝了十輛運貨汽車。」

「每一輛車四個士兵，我坐在第一輛汽車夫的旁邊。在我的旁邊，立着的是一個姓×的團附。×團附保證我一路上生命的安全。我們將經過大場，經過劉行到楊行，把蔴袋卸在楊行之後，再打原路回來。」

『我不描寫夜是如何如何的美麗了，因為晚上沒有月亮，我看不到四圍的景色；汽車自然不亮燈，因為怕飛機。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這些秋蟲，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叫得很起勁。

『過了大場，便聽見鎗砲聲，接近地平線的遠處，每隔一分鐘便閃電一樣的亮一下，亮一下。經過一小時的默默的旅程，忽然我和這位×團附之間，起了同情手足的幻異的感情，我們開始了談話：

『——×長看見做生意人肯捐十萬隻蔴袋來，一定很歡喜，停一會，我給你介紹×長好不好？

『車子顛簸得很厲害，×團附接着讚美我們公司的蔴袋的細而堅固，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嗶嘰西裝，這套西裝，我在大場時已借了一套藍衣大掛換去了。秋蟲的聲音繼續的嗚叫，草裏彷彿還有響尾蛇的「嘶——嘶——」的悠長的聲音。

這就是前方

『——口令！

『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聲音來，團附也大聲的叫回去——「×。」經過哨崗時，有手電燈亮了一亮，照見幾個士兵，荷着槍，那種印象，是我永遠不會遺忘的。

『我好奇地問×團附——這就是前方了嗎？團附哈哈的笑了，說這自然是前方，不過還沒有過劉行。過了劉行，可以聽機關槍的密集的射擊聲，迫近楊行時，可以看見大砲。過了楊行，便是今天夜裏的兩軍爭持的「無人區」了。×團附告訴我，白天寶山縣失了。

「失了！我驚叫。」×團附說：不過，天亮以前也許可以收回來。×長親自在楊行指揮，你知道這是一枝精銳的兵，一切現代戰爭的器械都完備，他又肯定的說，一定，一定，寶山是天亮就會收回的。

「——口令！」

「——×！於是汽車又駛過去。可是，路前面彷彿有着一堆黑影子，這便是疊着沙包的一個戰巷。汽車夫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冷靜的飛駛，現在却慢了。他在第一輛車，要指揮後面九輛車的。他們有暗號。沙包的戰巷是疊得彎彎曲曲的，車前的燈亮了，依着彎彎曲曲的路前進。

「——媽的，有一個沙包旁邊的兵罵了，「開什麼燈，不怕死嗎？」事實上他們不怕死，倒怕飛機！」團附和汽車夫立刻解釋，不開燈，這彎彎曲曲的路怎能走，「那末！」那個兵叫，「快走！快走！」片刻後，車出了沙包巷，又飛駛了，不過現在的速率已比較減少了不少。

過了劉行以後

「過劉行後，果然機關槍聲大起。而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依舊這末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告訴團附口渴了。

「團附突然特別的不豪爽，他慚怩了半天，才從他自己的熱水瓶裏倒出了一杯茶來，他說：「你別小視這一杯茶。在前線，這一杯茶比什麼還值錢。你們不知道在前線，一杯水是多末寶貝，兵士肚子餓了，不怕沒有乾糧吃，可是沒有水，那就是沒有水，而且等於是沒有了一切。譬如肚子餓了，而你沒有

水，那末只好有乾糧也不吃，乾着挨餓，一等到有一杯子水，那時，才能吃乾糧。我把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覺得不能熄滅我的口渴，可是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再要。

「一蓬，」這是排砲，從月浦一帶射出，拋物線地，一個火珠，震動了大地，震動了我們的汽車，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過去了。我的心直沉下去。×團附泰然自若的笑了。

「團附，我說，我不上前了，我要回去。」

「別怕！啊——你瞧！有好玩兒東西可看了。我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天空中不知何時已懸掛了兩盞小燈，一紅一黃。團附解釋這是砲兵的信號彈，你看了不懂什麼意思，可是砲兵一看，就知道他該怎樣放射了。蓬蓬！火球，震動了大地，連我們的車都跳了一跳（這不是修辭學或文章病，這是事實，）從我們頭頂，嗖嗖的作聲，飛快地過去。機關槍聲密極了。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還是這樣鳴叫，還有響尾蛇。」

神祕的夜行軍

「我又安下心來，團附高興的說，「你膽子大，有種，一忽兒，我給你介紹×長，×長見做生意人肯捐十萬雙上好麻袋，又膽子這末大，一定喜歡。」片刻，他忽然高興地說：「你要看看中國軍隊的行軍嗎？」

「我自然要，「可是，」我說，「在那裏可以看到呢？」

「回答說，「就在我們車的兩旁！」

「我嚇了一跳，這末神秘的事情！真在我車的兩旁嗎？我望了一望，望不見。×團附說，「可以讓你看看，不過會挨罵的。好！這是難得的機會，也讓你見識見識。車夫，開燈。」車夫奉命開了燈。燦爛的燈光裏，兩旁都是兵。默默的，堅忍的負槍荷彈，一些聲音也沒有的在前進。

「我想起了古人所謂「啣枚疾走」的景像。約摸兩分種的樣子，有一個營長罵了，「操的，什麼時候！開燈！」果然，挨罵了，燈立刻滅了，車又在黑暗中緩緩的移動。

「慚愧，我又口渴得忍不下去了。挨了半天，我告訴了團附。團附脆乾的回答，「忍着到楊行再給你水喝。」我已默默忍下來了。可是團附拍拍我的肩膀笑了：「後方給×長送兩大箱金山桔子，比我拳頭還大的鮮桔子，我去偷一隻給你。」

「吃了桔子，團附又來讚美我了，「好像伙，你膽子大。」

「我說，「沒有什麼啊，大炮在頭頂飛，機關槍老遠的，沒有流彈，怕什麼？」

「誰說沒有流彈？你聽那些嘶嘶的步槍，就在我們車前車後。」

「啊，這就是我錯認的響尾蛇的聲音！立刻，我膽子寒了。嘴裏流出清水來了，我告訴團附，我不上前了。可是楊行到了。」

「×長在午夜三時半，正伏几安息；想一想這幅畫！」×長因為勞了大半夜，現在正在桌上「靠」他們說：

「如果是冬天，那些將軍，「靠一靠」醒來，挺一挺胸，甲上的冰柱迸落，鏘然有聲，——像古代的
行軍紀上描寫的——這些抗戰的英雄啊！一幀何等英勇的畫！」

「團附進去的時候，我和一個士兵談天，有一句話，聽得我懷然。他說：「鬼子（他們稱日本兵鬼子）的槍打二千米，我們的槍打一千五百米，那怕什麼，我們跑上五百米再打啊！」這就是我從前方走了一趟，帶回來的關於士氣的一句話。

「我沒有和×長見面，就回來了。歸途上，團附答應送我兩枚日本雷撒彈，我答應他用紅木或紫檀做成木架，將來戰後可供作不朽的紀念品。

「過了大場，快天亮了。最精彩的事在這裏，我沒有想到我們軍隊裏，連幾個汽車夫都訓練得這末好。

「遠處的灌木叢中，突然一條紅線，冲天而起。這好像過舊歷年時，小孩子放的蘭花條。

「團附告訴我，這是漢奸的信號。車立刻徐緩起來。

「差不多立刻的，在車的正前面的高空，撲撲兩個照明彈，大地倏然亮了起來。

「遠處有炸彈的爆裂聲，飛機在天頂盤旋。

「車再駛動時，天已昧爽了。我們用了七十哩的速度，開回上海。」

「這就是我遊歷這一帶戰區（手指了桌上的雜物）的一夜經過。這是不朽的一夜，團附也一付笑臉說：「這種風景，出了錢也買不到；你真有膽子。」我回想這一夜，也覺得我是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小時。我很抱歉，有許多事牽涉軍事秘密，只好不告訴你了。」

（宇宙風）

憶夜戰場

長江

在制空權喪失了的戰場，西半球對着太陽的時候，才是我們將士飛躍活動的時間。我們戰地新聞記者的活動，也不能不是主要的在夜間。飛機啊！最初發明你的萊特弟兄，是打算拿來屠殺人類的呢？還是被不合理的社會錯用了呢？日本飛機每天幾十架在上海附近戰區投炸彈，打機關槍，然而飛機是日本民衆的血汗之積累，炸彈是日本國民應有的生活享受被削削創痕，日本國民果何曾有對中國人民有不可解的冤仇，而忍將其辛苦經營之成果，不用之於自己生活之享受，而用以無情的屠殺中國呢？

屢屢在夜間出入戰場，租界中繁華奢靡的市面和租界外淒涼慘暗的情形，使人發生兩個國度的印象。在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勢力所及的土地上，那怕是只有一面國旗在那裏，而且不管對於那塊

土地的統治權是否求得正當，然而侵略者對於那面國旗後面所代表的力量一加考慮，就不能如對付弱勢國家的爲所欲爲了！

僅僅有少數外國兵崗位的裏外，就是平和與戰場的分野，我們數十萬的將士在這幾個外國兵崗位外面日夜和敵人的飛機大砲鏖戰，我們千千萬萬的人民每天在日本兇殘的轟炸政策下過活。全國戰場上，經過每二十四小時的戰爭，不知道有多少壯烈的傷亡，我們非武裝的城市和鄉村，也不知道有多少被破壞，我們的經濟文化的中心，不能在我們自己力量保護之下，建立在我們的後方，相反的我們的若干重要的活動，都是寄託於租界。

謝謝「一二八」的恩賜，我們能建造成功一條閘北和南市聯繫的中山公路，這是我們繞過租界通於上海南北的軍事交通要道。「八一三」以後的軍事運輸，中山路仍然作成功不少的供獻，可惜我們沒有在「一二八」之後，真真實實的把上海附近非外觀的武裝起來，這樣堅固的虬江碼頭，而今作了日軍登陸的便利交通點，市中心區裏面富麗堂皇的大禮堂，和圖書館博物館等輝煌的建築，在百孔千瘡之餘，還作成了方便敵人防禦的據點，就是這條中山路也沒澈底改造，使之配合於大量軍事運輸的需要，上海僅僅兩個多月的戰爭，中山路已經當不起繁重的運輸而凸凹不平了！

話又說遠了，當熱河戰爭之後，塘沽協定已經把河北平原的國防完全撤銷之後，平津實際已經進入敵人的虎口，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北平若干高級文化和教育機關，還在那裏大吹大擂的從事於

高大洋樓的建造，數萬和數十萬之代價一座的新式建築，接二連三的出現於古老的文化城中，其意若曰「加強國防第一線上的教育設備。」則今天已道道地地的作成了日本軍隊的兵營。

國家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需要不斷的建設，這是一點不錯的，但是建設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當我們處在強鄰環伺，國家生存根本感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最切要的工作，是如何保護我們的生存，就是國防應該是第一。明明知道我們沒有保護力的地方，而復談物質建設，結果不但浪費了艱難的國家財力，麻木了民衆意識，而且在客觀上給予了敵人以便利。

夜間的前方，無論村莊和城鎮都很少見有普通居民的活動，真如南翔，閘北，北新涇一帶的一般民房，破敗得零亂不堪，有的是沒有了牆，有的是塌了屋頂，有一天晚上我們看過一所被炸的療養院，這是一所鋼骨水泥建築的近代醫院，日本飛機把他炸得亂七八糟，只剩了片段的牆壁，淒涼兀立在月色濛籠之中。

白晝完全不能活動的戰場，這數十萬英勇將士的攻擊，築工，飲食，運輸，補充等，都全靠著夜間來活動，我們的交通工具太簡單了，很難在一個短短的夜間，能滿足我們戰場上一切的需要，特別是將士們的私生活方面，太沒有照顧的餘裕了。需要刺激了供給，於是在好幾處破爛的村鎮上，發現了軍人或者勇敢的商人在夜間開市的雜貨店，罐頭，香烟，火柴，糖果，肉類，燒餅，花生……凡是足以增加生活興趣的東西，幾無不應有盡有。在壁穿頂漏的破屋中，一枝魚油燭的光輝烘映着這樣雜貨商攤，人

影幢幢的都是些衣服污濁，面目辛勞的士兵和夫役，如果在傷兵轉運站的附近，輕傷的將士，常常是這些商攤的照顧者。

在夜間本是敵人防禦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砲兵仍然不完全停止活動，他們估計着我們增援部隊必經的要路，不斷用空炸砲彈射擊過來，希望殺傷我們的人馬，阻滯我們的援軍，所以要路口的上空，總是「轟……轟……」地經常遭受敵人的砲擊，然而據經驗所得，這樣砲擊的效力太小了，「轟……」了半天，只讓日本民衆的血汗，毫無代價的拋擲在中國領土上！

中國人對於「死」的觀念，似因民族革命戰爭之爆發而與昔不同，洛陽橋是我們前線一個夜間運輸聯絡站，在一天晚上因為汽車擁塞，電光過巨，被日本打中了好幾砲，炸壞了十幾個人，其餘的人仍然很鎮定的安置了傷亡，繼續做轉運，賣買，救濟，分配糧食彈藥等活動。

二

中國古時用兵，形容夜襲軍隊，往往用「銜枚疾走」這一句話，意思是不叫馬不嘶的兼程前進，以襲敵人。這次上海戰場上我們軍隊的運動，全在夜間，後方到前方的生力軍，和前方回後方休息的辛勞隊伍，沒有不是魚貫而行，了無聲息的。

有一晚，我們去看××先生，他那時的指揮所是在大場南面的孟家木橋，那裏是陶行知張宗麟諸先生所辦工學團的校址，戰爭以前，我在這鄉村裏和幾十個艱苦讀書的少年見過一次面，他們

是那樣的天真活潑和健壯，其中有幾位小弟弟，對於較深的政治分析，也能集精會神往下聽，聽到樂觀處，他們是那樣的興奮，聽到困難處，他們是那樣的憂心。然而我第二次到那裏，已經是庭園冷落，人物全非，村口有雄威的哨兵，問口令，屋內已掘成高厚的防禦工事，舊日課堂，已成參謀業務室，舊日少年們歌唱之地，而今是赳赳武夫踱步之場，敵人的大砲不斷的在天空中轟轟炸響，機關槍在村外又是咯咯的作聲。

當大場戰局正緊，滬太公路上退下來一些士兵，他們一時脫散了隊伍，然而他們異常安靜的休息在公路旁邊，靜待他們長官的安排，老實平和壯健，情緒上他們是已經進入了近代軍隊的水準，震天的砲火，似乎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刺激。在沉默中隱然表示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中國軍隊的編制裝備訓練，還沒有完全統一，這次在上海作戰的軍隊之複雜，為中國過去戰爭史上所未曾有，幾乎全國軍隊都混合使用到上海來，然而大家相互間的「同志之愛」，是異乎尋常的感動人的。經驗較少，器械較差的部隊，如果調到激烈的戰場上，原來已經撐持正猛烈戰鬥的隊伍，一定告訴後來者以種種實戰經驗，請他們注意。有次一某師接防大場西北，前面已經犧牲很大的部隊，恐怕他們新來的同伴經不起敵人砲空的恐怖，先請他們在第一線後方見習兩天，自己仍然苦撐下去，至到已經有點把握，才把防務交代過去。

傷兵的情緒，仍然很好，每一個傷兵轉運站都聚集若干輕重不等的傷兵，靜候着救護的車輛，救

護隊的人員在他中間照料着。他們受傷以後，行動還是有秩序。在前線最勇敢的救護隊，要算僧侶救護隊，其次要算四川旅滬同鄉會救護隊，他們無聲無息的在前方埋頭工作，能深入第一線救護傷兵，得着前線將士深切的愛戴。只是在十月二十一和二十二兩夜的總攻，我們於崩潰日軍之後，自己的傷亡亦大，真如車站以西至南翔崑山之公路上，幾於每幾岔路口，每一村店每一橋頭，皆集衆多之傷兵！我們救護組織太無力了。實際工作的人沒有多少，車輛也太不夠，於是這大批突然增加的傷兵，擁塞途中而無人救護。三十二十傷兵一堆，十個八個一團，輕傷的帶着鮮紅的血跡，才予步行。打傷腿的只剩了一隻腳，有不少是扶着拐杖，一跳一簸的前進。完全不能行動的傷兵，只有躺在大道旁邊，無可奈何的呻吟！慘烈的戰鬥受傷之後，又遭受到這樣淒冷的待遇，傷兵們自然不能忍耐了。我們的車在廿二日夜間過南翔赴崑山，沿路皆爲傷兵所阻，他們爭欲登車，然而車上所能容納的人數太過有限，他們於是想爬在車的旁邊和車的前面，然而這輛小車在那樣破爛的路上，如果過份的負擔，只能大家不走了。因爲我們事實上不能不婉謝很多勞苦功高的受傷將士，他們於是乎動怒了。幾乎沿途都有傷兵用木棍打我們的汽車，打得我們無限慚愧！無限淒愴！因爲他們這樣英勇的爲國家和敵人拚命，受傷之後，我們不能有完善的救護組織，迅速的把他們救到安全的後方，減輕他們的痛苦，這是我們政府和人民對不起忠勇的將士。在他自己立場上看來，我們爲國家這樣的犧牲，現在弄得生不生，死不死的流浪到淒風涼夜的公路上，你們這般坐汽車的人，平日已經夠養尊處優的了，到這樣一個

悲涼的場合，你們的汽車還不讓我們坐坐，救救我們的痛苦，似乎也太該打了！誠然他們不明白我的車是什麼任務，不原諒我車的容量，然而他們這種棍擊的行爲，是表示抗戰軍人對於後方有救護責任的人們的抗議！

這回真真實實算「打死仗」，敵人的砲兵把我們的村莊當銅牆鐵壁來攻擊，一個村莊動輒打幾百砲，他們的「區間射擊」，使我們沒有一塊地方能幸逃敵砲的摧殘，我們前線土木材料簡單作成的工事，被他們打得天翻地覆，然而我們的將士仍本堅定如山之抗敵意志，繼續前進，無窮盡的未死者，很快的補上了已死同志崗位，永遠有新的力量抗戰衝鋒！當敵人猛攻蘊藻浜西南的塘北宅和陳家巷一帶之夜，在洛陽橋附近的×××先生的指揮所裏有幾位年輕活潑而篤實的參謀，異常安詳的和各方用電話連絡。洛陽橋以北的機關槍聲，「咯咯咯……」的糾成一極廣大範圍的音樂隊！單拿他直轄的軍隊來說，那時已經一聲不響的補充了三次了。塘北宅本是一連人的陣地，我們在塘北宅却犧牲了九連人！一連打完了，再上去一連，直到一團人都完全犧牲在這一小小村莊上，日本的砲彈和炸彈不知在那裏放了多少，我在崑山聽到朋友說，守塘北宅那團的團長原來是舊友許良玉先生，他只剩了一個光棍到蘇州去接收補充兵去了。

打死仗的壯了現象，幾乎全部戰場以及各部隊都是如此，我們很可以驕傲，很可以自信，但是回到××看看後方對於傷兵的待遇，不禁有幾分愴然！傷兵們千辛萬苦的回××而在××的醫院

只有兩個，一個是救濟委員會的笨一醫院，由上海東南醫學院師生主持，他們人少傷兵多，整天忙不過來，裏面住滿了傷兵，有些夜間還沒有禦寒的被褥，送給他們的飯菜，上面全佈滿了蒼蠅，手術室內斷腳殘手的慘象，讓人憤怒到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殘忍！我們去那一次，醫院門口還有沒被收容進院的傷兵，有一個是打傷了腹部，衣服褲腰被血水泥土的混合物，膠成了不忍久視的一團，他的全部下身，鞋襪綁腿和灰布褲上，整個的是剛從有水的戰壕和河溝裏面拔出來的模樣，泥水還濕潤糊在下半身，他已經毫無血色和毫無力量的靠臥在牆邊，秋風捲夾着塵土無情地在他臉上吹過，似乎只有慈祥的日光，這時才慰勞式地給予他相當的溫暖！很難令人滿意的，是這裏那所官辦醫院的荒唐，他們的規模，遠比這裏爲大，而他們的工作是「韜光隱晦」，唯恐傷兵找着了它！一所醫院的後門外，那時正停放着死傷兵的担架，一個死屍從蒙蓋他的破軍氈下面，橫伸着一隻緊握拳頭的蒼手，大概對於殺敵未完身先死，表示不甘心，而對於後方救濟機構的腐敗，似亦有無限的憤慨！（大公報）

月夜戰地散記

林 林

塗滿了泥土的我們的汽車，由××橋走進了××地，在一條臭水溝的旁邊，是暫時停下了。我隨着郭沫若先生下車，向那民房的小道裏走去，謝冰瑩黎明健二女士和其他幾位同伴也隨着走來，到了裏面，我才曉得這是××將軍的××部。

同行的有個攝影記者，他提議要照相，××將軍就說：

——大家在一起照好啦。

於是大家都由小房間走到庭院的白石階上。階前有許多綠綠的樹和紅的花，頗為雅緻。攝影記者在那花樹旁的小灰路照了相，照了兩張。

只是一會兒，我們就告退了，××將軍送到車旁來，我們又擠上了汽車。我們的地是××，我們就接着×將軍所指定的路逕走，那是比較安全，而敵人砲火達不到的路逕。汽車再出發了，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剛才車中所見的夕陽的霞光，已經消逝，薄暮的氣氛，環繞着我們的周遭來。

路景，已是模糊難辨的了。汽車不能不開燈，車順着光明的前路前進。路有些被炸彈炸壞了，剛鋪修好，不大平坦，車身有時簸動起來，郭先生吩咐明健要小心，別碰着車頂。因為先生從南京回來時頭部曾碰腫了的。汽車由簸動而跳舞了。先生很有趣的說：

——跳舞的汽車！

大家都笑了。這時我忽然想到先生曾有篇文章標題是桌子的跳舞，我說了出來，接着冰瑩就向先生說：

——郭先生寫過桌子的跳舞，再來汽車的跳舞吧。

在途間，車夫間或停車去探聽有沒有敵機來，因為車開了燈，有目標是要小心的。先生說「有我

在，飛機不敢來。」「真怪，在前線，敵人的飛機，像烏雅般地飛，我跑到哪兒，飛機就炸到哪兒……」在冰瑩這話還沒有說完，先生就插着說：「你是漢奸了！這話逗得車裏滿是笑聲了。」

大家在融融的快意中，忘記了車中局促的悶苦。車走到哪兒也不知道了。後來不知怎樣提起唱歌的話來，「明健你唱隻歌吧！」先生說。明健不願唱，「提起唱歌我就頭痛。」可是想不到冰瑩却自薦要唱了，她唱棠棣之花裏面的歌曲，嗓子雖然不好，但還有韻味，先生間或和唱一兩句。曲唱完之後，又背起詩來了，先生的詩集，我已讀過好幾遍，但一時却背不來，冰瑩稟背也背不完，結果還是先生的記憶力強，竟背了二首給我們聽。

我們真愉快極了。沿途車中，有談有笑，既唱歌，又唸詩，不知不覺之間，說是已經到了目的地了。先生和我，先下了車，冰瑩他們還要轉到××去的。於是，我們就分了手。

到了目的地了。天很黑，繁星在深藍的天上灼耀着。村莊的平房，隱約在附近的朦朧中。探問起來，來接先生的人，並沒有在這裏，這怕是時間地點弄錯了，因為車夫初次來此。

這裏，先生雖然來過，但那是白天。今夜如沒有人引路，是很不便的。因此就雇了當地的一個青年，他在前頭走。我提着電筒在照。路是狹險的，鋪着小石子的，路旁的民衆，有的半掩着門，點着淡黃的油燈。拐灣抹角，漸漸走出村外了。漆黑一片的田野，看不見什麼，只有聽見遙遙的炮聲，和周遭唧唧的蛩聲。

走了許多路，遇見途中一個小路牌之後，再沿着河邊走去，一會兒就到了。我們進了第一重門，在第二重門那邊，詢問守衛兵，回答的是這裏不是××部。我們曉得引路的引錯了，先生叫我拿一塊錢給他，我憶起北伐中，先生對待民衆的態度。

先生讓守衛兵傳達一下，裏面有人來引我們進去了。那裏房子很多，路過時，看見人們在臘燭光下，作抄寫和印刷的工作，很肅靜很緊張似的。

這是××××的×部。那房間裏面本有×軍長和×團長在談話。他們出來接先生，那×團長，指着擺在電話機、地圖旁邊的文件上面的抗戰與覺悟說：

——哦，就是郭先生！我們正在讀您的書呢。

——你們辛苦了吧。先生說。

——不，我們很快的。四十多年來，六年來所希望的，不過就是今天了。……

×軍長和×團長都是××省人，他們用××省的國語，我怕先生聽不大來，他們很沈實地爽直地告訴了我們許多事情。他說從××來時，覺得很沒有把握，現在越打越有把握了。前些時候，劉行的戰事，非常激烈，那是一個遭遇戰，敵人無意間受着猛然的攻擊，飛機大炮完全失却作用，被我們殺死很多。日本報也都登載出來，認爲是開戰以來，是最苦戰的一回，比『日俄戰爭』時旅順之役，還要厲害數倍的。

字：

×軍長又說日本兵很怕死，很迷信，在他們屍體上常有護身符之類的東西，那裏面寫着這樣的

「劍難炮彈除。」

先生就解釋「除」是避免，日本動詞放在後面，這是避免刀槍炮彈的災難的意思。

我們問了問題，他總很周詳的回答。先生本是想看×司令官，當晚即回上海的，怕時間太晚，就請他打電話疏通，派人領我們去。在未離開此地之前，先生請他們題幾個字留念。×軍長就謙遜地寫：「最後關頭，死中求生。」×團長也寫了岳飛的句子：「還我河山。」

我們向×軍長辭別了，但×團長他是外來的，他可順路陪我們一齊去。

大約是九點多鐘的時候了。

我們走出庭院，明月在天，剛才滿空繁星好像不見了。×團長和三兩位武裝弟兄陪着我們在阡陌間走。先生交帶了引路的和一位弟兄，到原先停車的地方，等汽車回來，讓他到×橋來接我們。清涼的夜，寒月的銀輝，映照稻田來，景色是很綺麗的。禾稻已到成熟的時候了，有的已經割掉，有的還沒有割，月光在那輕柔的禾稻上，浮泛着可愛的微波。

約莫有半點鐘的光景，走到了前面有個竹林的地方，就停步了。竹林畔歇着一輛鋪滿竹枝的汽車，我們在車旁佇立着，候着車。月光皎潔的田野中，在竹籬茅舍之間，三三兩兩的武裝弟兄，匆匆的搬

運東西……唐代邊塞詩的情景，我是身感受着了。

夜，是我們前方戰士們，最活躍最興奮的時分。

我們坐上汽車了，經過一段短短的路程就下來，×團長在這裏就分途歸去。另有傳令弟兄來接我們，我們踏過××橋，走進了深藏在村莊家裏的××司令官的軍營。

時近中夜，月已斜西，我們走出門外的時候，汽車夫已在等待我們好久了。於是大家一齊下了船，駛向××了。在船中，我從玻璃窗外，看看白白的霧氣，白白的月色。互相融和的肅穆的兩岸夜景，我是深深的感着另有一番滋味了。

捨了船，又坐上汽車，我緊抱着兩包珍貴的戰利品，在清冷的銀灰色的歸途中，一直走了二個鐘頭，才回到上海。

（烽火）

到戰地去

秦秋谷

在朋友們熱烈的握別中，恭祝似的鼓勵聲裏，一輛漆黑的客車載着十餘個人向前軋軋地開動了。車窗內十餘隻手和車窗外幾十隻手遙遙相對的不住的揮動着，直至看不見人影車影為止。

除車夫和×參謀外，胡先生和我們十個人都抱了同樣興奮愉快的心情，相互間會心地笑着。我們是負荷着神聖的重大使命走上這條征路的啊！

車箱中暗洞洞的，車外却特別耀亮。這漫長的異國風味的霞飛路上，霓紅燈光並沒因戰爭時期而稍受打擊，電影院也開着，國泰大戲院門口正擁着趕九時夜場的享樂的人們。

車漸漸地朝冷靜的區域進發了，由×××而進至戰區。×××交界處，稽查很是嚴厲，車夫幾乎跟巡警和哨兵衝突起來，看過護照後才給通行過去，可見守衛的士兵與巡警都是萬分盡責的。車過其他的崗位及防禦工事處也都同樣的受查問。經過了幾處較熱鬧的有燈光的市鎮後，其他都是只見樹林和大道不見房屋的不知名的地帶。半路上車夫走錯了路，我們本來是到×××去的，車夫却駛上了到×××去的路。等發覺走錯了時，已經多走半個鐘頭冤枉路了。趕快設法掉轉頭去才好，可是在這狹窄的公路上，左有小巷，右有戰壕，怎能掉得過去呢？只好左看右盼，前顧後瞻，提心吊胆的仗着手電筒的光幫助車夫，好容易把車頭掉轉過來。

天上沒有星光，黑暗籠罩了大地，一輛輛載滿了掛了彩的弟兄們的救護車，大堆物品的運輸車和大量棉背心，罐頭食品的慰勞車，風馳電掣似的迎着我們的車頭燈光開駛過去，特別顯現出戰區的景象來。忽然間一長行列的士兵，背着行李整隊而來，整齊的，無聲息的，趁着黑夜向前線開發，急行的趕着路程。這長列的隊伍最少有五六百之多。我們的燈光，炫耀了他們的眼睛，把他們的行列向左右兩旁分了開來，我這時心裏感到十二萬分的歉仄，等我回過頭向後看時，他們已經很迅速的聯結起來了。

車忽地停止了，錶上正指着十一點鐘。我們立刻下來，背上包袱提着小皮箱，像軍隊似的排了隊向目的地前去。×參謀在前領路，兩個手電筒一個照前，一個照後，比較剛才的軍隊完全沒有燈光是好得多了。可是我們還常常絆腳，大概是鄉間的路走得不熟練之故吧！拐了灣，走進××鎮，三天前這兒已經給敵人賞賜過炸彈。屋瓦凌亂，道路崎嶇，街道已經分辨不清了，我們親眼看到了戰爭的殘酷。忽忽地走完這段瓦礫堆，走上了田間小道，沿着河邊在黑暗中摸索着，十幾個人不辭勞苦地趕路，走了一個鐘頭，路越走越艱難了，腳時常伸到凹進的缺口裏去；前面沒有村莊，只見旁邊的小河，茫茫的田野和稀疏的樹木。×參謀叫我們休息一會，他去找路線。一刻鐘後，他回來領我們走另外一條路，我們自然遵命。又走了一個多鐘頭，還是沒有頭緒，心裏懷疑，一定是迷了路了。×參謀自己也怪着急，只得叫我們在路旁休息，我們把行李放下來當凳子，坐在路邊等消息。時間過得很慢，四野的寒氣逼攏來，衣服也潮濕了，這時已經快兩點鐘了，身子疲倦得不得了，伏在行李上打起瞌睡來了。不嫌煩燥和焦急，約摸又等了一個多鐘頭。

前面遠遠地有一道燈光射過來了，我們好像遇到了救星一樣，精神立刻抖擻起來。×參謀還帶了一個壯丁來，他路徑比我們當然要熟悉些，壯起胆來跟着他們兩人努力地向前走。走完了許多原路，一小時後走上了一條大路，沿煤屑路跑了多時，才走到了一個村莊。狗子見有人來，吠得特別厲害，這個壯丁便進村去問路，一會兒帶出來一位老太太，滿口和藹的鄉音，慈善的面龐，她老人家聽了我

們的來由，更誠懇的走在前面領導我們前進，她認清楚方向，揀了小小的近路走。經過×××村子時，一個手電燈的電已用完了，老太太急忙到村子中去敲門借燈籠。雖然是黯淡的一顆豆大的光，路上已便利了不少，安全地把我們帶領到×××目的地。

東方微微發白，我們送出這位慈祥的老太太，在晨光微曦中向着光明而去。

（戰時婦女）

赴前線勞軍歸來

陳玉白

一 出發之前

一天的傍晚，夕陽正墜落了最後紅輝的時候，×××的王副官來看我，給我帶來了可喜的消息，他說：「李主任帶去的信，我們的××收着了，對於朋友們肯到戰地去看他的盛情，非常的感激，所以他派我來帶你們同去。晚間七時動身，九時才可到達防地，夜裏也許不能就回。」這時我的內心裏，充滿了興奮和愉快，憧憬着這不平凡的一夜。

因為婦女慰勞分會何香凝先生有棉背心帶到前線去慰勞，所以我又陪着王副官去見何先生，拿了東西和信，又到中華婦女社去取慰勞袋和個人的一些慰勞品，裝上了大卡車。在黑暗籠罩着大地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向前線出發。

二 途中

車子在秋夜的原野裏奔馳，天空中繁星正閃爍着美麗的光輝。大地，在森嚴的警戒下無聲的休息着。密茂的農作物，堅固的軍事防禦，到處都可看到，使我確信在這樣堅強的防護之下，我們的國土是絕不會輕易淪喪的，沿路上檢查很嚴，雖然是他們自己軍部的車子也不能避免。「口令」不斷的跟着前進而增加。愈接近前線，砲聲，機關槍聲，甚致步槍聲也愈清晰。可是許多的村民們，却依然很鎮靜的在燈光下做他們日常的工作。送飯送茶的弟兄們，這時也正從火線上下來，飯糰，火油箱桶空空的擔在肩上，愉快的談笑着，一點也不疲憊不膽怯。

車子開到不能再前進的地方停了，我和李主任王副官下來，拿了些零星的東西，其餘的棉背心和慰勞袋，交給了副官處的弟兄們拿到副官處去了，以後我們又步行了二里多路才到師部，路上真泥濘很深，鞋子都滿濺了泥水，幾次幾乎要摔跤，都未跌倒。對於這生平第一次的夜行，我感到無邊的興味。

三 師部裏

師部裏，秋燈如豆，王敬久將軍的英姿，仍和從前一樣的豪勇，雖然瘡疾新愈，但精神卻十分的飽滿，我們進去時，他正在電話機傍，看着軍用地圖，桌子上還攤開着一本歐洲大戰史。

我們向他致敬後，他就和我們暢談過去作戰的經過，並且指着作戰地圖告訴我們最近敵和我的戰況。幾次他會親身到火線上去指揮，最危險的一次，是他的車子被炸毀了，車夫炸死了，他却僥倖

的沒有受傷，這兩天來此路戰事比較沉寂，僅前哨有小接觸，預料一二日內敵人新增援軍到後，必有大戰發生。今天上午他剛和×總司令在前線視察陣地，我方工事極鞏固，壕溝都是最新式的配置，敵人縱然來攻亦決不得逞，凡他所指揮的部隊，如不奉命令，雖全部犧牲亦不許後退一步，軍人守土有責，犧牲乃屬本分。希望轉告後方同胞，皆各能盡本分，集中人力財力，鞏固後方，供應前方，那麼最後勝利必歸於我。現在前方對於棉被並不需要，最需要的是棉背心，和急救包，望各界能多多的從速捐助。

後來王將軍又談起一件愉快的事，就是我軍曾用步槍擊落敵機，在前幾天，有敵機一架，來我陣地，低飛偵察，飛的高度，幾與樹梢頭相接觸，我軍在壕溝內，乃發步槍射擊，敵機師中彈後，急圖逃逸，可是還沒有飛到他們的陣地，就力盡降落了。

夜半，王將軍又和我們到野外去做一回火線的巡禮，這時天空中高懸着淡月，涼意襲人，遙望羅店方面的我軍砲隊，正和敵人作猛烈的砲戰。這時忽有機聲軋軋，由遠而近。怕是敵機夜襲，我們乃回師部避入地下室，室的建築極堅固，據說就是有重量炸彈在上面爆發，也無妨害，這樣設備，我軍各處都有，所以敵人雖連日轟炸，我們都沒有什麼損失，他們徒自消耗罷了，並且在地下室中，聽砲發之遠近及爆發之聲，就能知道敵人的所在，而指揮部隊進攻。這種技術，是要純靠作戰的經驗而來的。

一小時後，敵機已去，在月光中，我們告別王將軍，踏上了歸途。

四 在前線活躍的姊妹們

歸途中，從護送我們弟兄的口中，聽到了些在前線工作姊妹的情況，心中非常的高興。他說：「有一隊受過軍訓的女學生，在前線服務，她們大部分是擔任救護工作，有些也擔任前線的後方防守，一次，兩個女學生救護一個受傷的兵士，因為沒有東西抬，她們兩人便互相替換的把他背到了戰地軍醫處，這種克苦的勇敢精神，真堪佩服，上海的女學生比男學生還有用呢。」

聽完了這一段的敘述，心沉默在愉快與愧疚中，因為在黎明拂曉攻擊的砲聲裏，我却又安然回到了租界的邊緣。

(婦女生活)

蔣先啓

戰地散記

正是敵機大炸大場的那一天，我在一個蔭茂的竹林裏，展讀夥伴們從曹家渡買來的「救亡日報」上，看到謝冰瑩女士率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過蘇赴前線服務的消息，這一條新聞顯明的映入我的眼簾，使我的精神更加興奮起來，再望下看，這條新聞告訴我：冰瑩還是依舊穿着軍服，她對記者滔滔的發表這次參戰的雄心，她對記者估計戰爭的持久必然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得悉她到前線來的消息以後，內心的興奮是數年來所未有，我眼前所浮着的是十年前冰瑩戎裝的英姿，我幾乎要跳起來，我忘記了敵人的飛機正在我們的四週圍轟炸！

她是十年前一位較好的朋友，也是中學時代參加社會運動的「同路人」，她曾經同我及程

少恆兄舉辦熱潮火花文藝刊物，她的文藝天才及勇敢的氣魄，在她還是「小姑娘」的時代便顯露出來了！以後我參加第一次北伐隨軍到武漢，她也從湖南學校裏跑出來參加革命實際鬥爭了，她開始過她有意義的「女兵」生活，在星期天常到漢口十五軍政治部來討論革命理論問題，我們常放縱的談辯，我們毫無拘謹的吃喝，武昌的蛇山和漢陽的龜山，常有我與冰瑩及徐銘鴻兄暢遊的足跡，而今十年多了，我與冰瑩還有機會來共同參加這次神聖的抗日戰爭，而往日與我們攜手偕遊的徐銘鴻兄，早已可憐的犧牲了！……

政治的變遷和人事的更替，我與冰瑩的友誼從此打斷了，我雖然在莫斯科一位同學的手裏借讀了她的「從軍日記」，可是我從無法打聽她的消息，更無法探悉所在，我們是一直十年沒有通信了！我回國後曾一度在報紙上看見她在福建龍岩的消息，但是等到我于事變平定後到了龍岩的她，却又離開北上了，只是在龍岩的紳士們口中常常聽到「冰瑩是十分勇敢深帶男性的一個奇女子」。這次她居然率領一羣「女兵」來了，而且又是與我們同一條陣線，不僅我們一別十年馬上就可見面，而且我們以前很純潔的友誼，在抗日的陣線可以復活！我是多麼興奮，我馬上就寫了一封信從××××師轉交，因為我知道×師是新從××開到××一線來抗戰的，冰瑩也許是跟着他們由湘出發。

真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封信居然轉到我一別十年的朋友了，在一天下午同樣還是在敵機轟炸

之下我得着冰瑩的回信，信內是寫着：

「啓弟：

真想不到會在戰地得着你的信，我興奮得快要流淚了！正在給特寫宗信，傳令兵送來你的信，我快活極了，不過十分鐘後的我，就要去醫傷兵，這信只好簡單的寫下去吧，明天清早便有人到××去投郵。

「我住在×××附近的小鄉村，你如能來××，就去×××師軍醫處去找李主任要他派個勤務兵帶你來這裏，在×××軍師醫處有我們「戰地服團」的團員八人在那裏工作，你去找副團長劉慶雲，她也會帶你來的，總之，只要你能來××，我們一定可以暢談一天的！

啓弟：我昨天剛從火線上歸來，在路上，我幾乎被炸死，今天我們的房子週圍又丟了六個炸彈，炸死了六個挑夫和八個傷兵，但是我們一點也不怕，我們仍然是執行我們的任務。

「我還沒有拜讀你寄來的大作，我想一定是很悲壯的，我這些時來也集了不少的文章材料，但沒有工夫寫，即是寫好也無法寄出去，因為一來怕失掉，二來付郵太不方便了！

「幾時我很想來貴師工作，你歡迎嗎？要不要我們參加戰地服務？啓弟，多來信吧！我們的生命誰也不知道會活到那一天，在未死時多通幾封信，互相報告一些我軍抗敵的情形，該是多麼寶貴！

「是的，啓弟，我還是和十年前一樣有精神，而且更勇敢，不過身體太弱，成了病夫了！

想方法和我見一次面吧！

我讀罷了這封信，內心充滿了無限的喜悅，十餘年不見的冰瑩，依然無恙，祇不過「身體瘦弱」一點而已！自戰爭爆發以來，許多小姐太太們都躲到「安全地帶」去了，即是有些認識不清胆小如鼠的「少爺公子們」又何嘗不被「戰事威脅」而逃至「安樂之窩」，而獨有我們曾經嚴格訓練深具胆識的「女兵」——冰瑩女士，徧不避艱險，離別她摯愛的特，從大家認為比較安全的湖南跑到砲火猛烈的最前線來執行她所能執行的救護工作，這種大無畏的雄心，實夠愧死一些苟且偷安的青年男女！從她給我的信上看來，她確實是不把個人的生命看得比她的任務還重，她在飛機炸彈下仍然「滿不在乎」的跑到火線上去救護傷兵，她不會因「幾被炸死」而表示畏懼，這種「正氣」正是從她平日「正確」的認識「所孕育出來的，我以至誠祝賀她的成功，同時我更以至誠希望有血性的「現代婦女」都和冰瑩一樣！

「現代的女性」不是以脂粉來討得人們的歡心，而是以熱血來引起大眾的敬佩！暴風雨的時代到了，誰是把握住時代的中心勇往邁進，誰便是受人尊重的民族英雄！（救亡日報）

星夜上前線

陸 詒

我們該如何欣歡慶幸，生長在這一個偉大的時代裏，親睹我們民族抗戰的砲火，在眼前閃耀！尤

其值得慶幸的，是自己當一名外勤記者，時常要深入抗戰的火線，履行採訪戰訊的職責。

敵機在低空迴旋，拍拍拍……斷續的機關鎗聲，響個不停，前線上颯颯的砲彈，掠耳際而過。危險縱然有，恐怖縱然也有，可是次數多了，時間久了，也就無所謂！一塊不成器的爛鐵，在融融的火線中，也可鍛鍊成堅強不屈的純鋼。敵人的砲火炸彈，才是叫每個中國人都不怕死的最實際的軍訓！而且在敵人瘋狂的進攻與屠殺下，連我們羣體的生存（即民族生存）都已遭逢了最大的威脅，個人的生命，實在渺小得可以，還有什麼依戀？

昨天晚上，我們又利用繁星閃耀的黑夜，出動上抗戰的火線。周遭是無際無涯的黑暗，祇有星星的睜視，發出微弱的光輝。汽車爲了防空，不能開燈，黑夜裏摸索前進，路上又是被敵機炸得七高八低，真是顛簸得像颶風裏航行的孤舟。深溝裏躍出的武裝同志，擎着上刺的鎗桿，大聲喝問『口令！』他們冒着秋露，寒風，站立在峭崗上，精神奮發的執行職務，絕不鬆懈，疲憊。在前線，每個中國人都熱烈愛護中國人，士兵愛護老百姓，老百姓更愛護衛國殺敵的戰士。每一次碰到哨兵，他們總親切的指示，前面有橋樑，後面有敵機炸過的炸彈穴等等，這些戰士給予我們偉大的愛，太使人感動了！

過了××汽車沿××路向前奔馳。時間才剛滿九點，敵機已飛來夜襲了，像小月亮一樣明亮的照明彈，照得地面上的東西，全清清楚楚。那個有戰地經驗的司機，早已把汽車煞住，大家俯伏身子，躲避到路旁的河灘上。叢草做了我們臨時的長城，靜聆敵機的機關鎗聲，由遠而近的打來。照明彈的光

芒，祇能延長到五六分鐘，一過這個時間，我們又可照常辦事——開車前進。經××時，該處的民房，早已炸得東倒西歪。據記者的經驗，每一次經過這些地方時，總可以看到白天敵機洩憤的亂炸，總有日新月異的進步。從××到××的途中，碰到我軍向前推進的砲隊，摩托化的砲車，汽車，人力車，小車，驢子，馬匹，所有各式各樣的新舊交通工具，應有儘有，帶上巨砲，子彈，趕赴前線。那幾個洋車夫，小車夫，都是自願替軍隊效勞的，只吃飯，不拿錢，他們真是切切實實爲國家流了光榮的汗滴，比較一般安處後方的大人先生，着實要偉大得好幾倍！

我們原先的目的地，是想過××直奔××，可是因爲××和××一帶，正展開猛烈的戰鬥。敵艦一面以強烈的探海燈光，照耀着××一帶，如同白晝，一面又毫不吝惜的發砲亂轟，砲彈落在我們的周圍，密似雨點。前面的哨兵，婉言勸阻。他們說：『汽車目標太大，恰恰成了敵艦砲轟的目標，你們果然不怕犧牲，可是敵艦的砲擊，還要連帶了我們受損啊。』我們就在距××三里的某村，由兩位武裝同志的帶領，進謁某軍事長官。他已經匆促的要趕上前線督戰，所以臨時又介紹×××的人員，跟我談戰況。

『寶山城自前天下午一度危急後，我們大批生力軍，星夜趕往增援，合力反攻。月浦鎮一線的我軍，也遭受極重大的壓迫，我們決不能讓吳淞登陸的敵軍，與羅店的殘敵取得聯繫，所以猛攻寶山，截斷敵軍的聯絡，是目前最緊迫的任務！我們先頭部隊，現距寶山城牆，只有三里多路，殲滅該處敵軍，即

在目前。羅店方面的敵軍，已被我們重重包圍。在沿江一帶的作戰，我們當然吃虧不少，可是每個士兵，未開到上海以前，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所以壯烈的犧牲，不辭！砲彈炸彈的猛烈，不怕！

後方的民衆，每天要在報紙上找勝利的刺激，他們的關懷戰事，熱誠愛國，固然可敬可愛。可是把戰爭的意義，看得模糊，忽畧了沿江一帶作戰的特殊艱苦性，這實在有改正的必要！在戰爭中間，一個地方的進退，並不是貿然決定勝負的要素，而且敵人的力量，也不應該把牠估計得過分的低劣。我軍這次在吳淞羅店一線英勇的戰績，在中華民族解放戰史上，將永遠大書而特書，值得我們永遠謳歌、紀念！我們對前線戰士打仗的神勇，犧牲的壯烈，只有欽敬，其他已無話可說了！我們只有如何拚命的在後方，加緊各式各樣的戰鬥工作，趕上遠出意料之外的軍事進展，保障前方將士鮮血換來的軍事勝利！

與軍官談完話，他勸我速離此地，趕緊踏上歸程。歸途中，又逢敵機的照明彈，以及機鎗掃射。這已成爲日常功課，每一次總得下車，避一下，好在河浜，草叢，田野，到處都是天然的防禦工事，危險並沒有十分的嚴重性！

黑暗儘管籠罩在四週，但抗戰的前線上，正閃耀着民族自救的烽火！我們要堅韌的踏完這一段艱苦的歷程，從黑暗走到光明！

(抵抗)

戰地剪影

黎明健

(一)

整個瀏河的民房已經被敵人的炸彈轟炸光了，只見一堆堆灰色的瓦片，一堆堆的爛木頭，平日最熱鬧的一角，現在竟連一個壯年人都沒有，只有幾個走不動的小腳老太太，有一位年紀將近八十歲，她的子孫都做了敵人炸彈的犧牲品，現只剩她一個人在那死守着斷垣殘壁。

××小學校更被敵人毀壞得一塌糊塗，使人悲憤的是敵人將總理的遺像撕毀得不成個樣，我和朋友借到一盒火柴，走到總理遺像前，用火把它燒了，我以為這樣做却比被敵人糟場的好。

(二)

從××回到××，辰光已近黑夜，路上的士兵漸漸地多起，一隊隊往戰地開去。我們也預備出發。到前線，突然敵機又來了。整個的隊伍便分散開來。我躲到草堆裏，仰望飛機的動靜，不久它就飛走了。我由草堆裏鑽出，忽看到身旁有兩位武裝的兒童身上帶有不少東西，我好奇的去問：「你們幾歲啦？」「我十四。」「我十五。」他倆活潑的答着。說是四川人。我又問：「你們是到前線去作戰嗎？」「是的。」他的答覆叫我吃了一驚，我本以為他倆是勤務兵，倒沒想到——是火線上的鬥士。我不自主地和他們說：「你們真是好男兒。已打過仗嗎？」「打過，我並且用手榴彈將衝到我陣地來的敵人炸死過

好幾個。」他們得意的說着。時間不許我們仔細再談，便拍了一張照留個紀念。這倆位武裝小同志，我將永遠記着他倆的偉大。

(三)

到嘉定的第二天黃昏後，由×處長帶我們到師部去，一路沿着小河，走着那崎嶇的道路。師長們都熱誠的迎接我們，師長興奮地說：「難得，你們能勇敢的來到前方，很足以表現後方民衆對抗戰的關心。」

的確，前方的將士得到後方民衆的慰問是使他們極興奮的事，特別是婦女，婦女能到前方去慰勞，很能給他們增勇氣，同時也能讓將士們知道——在這神聖的抗戰中，全國同胞已不分男女老少都一致起來走上這偉大的爲民族解放的戰線了。使他們感到——他們並不孤獨，他們永遠是被後方同胞們擁護着。

參謀長說：「這裏很需要看護員，最好是婦女，因爲她們心細，有耐心，同時傷兵們得到婦女的看護也感着更大的安慰，一面還可以做政治工作。過去婦女所謂——賢妻良母，實際跟奴隸一樣，現在要表現男女一樣的有用，大家一定要實地幹去，才能表現她的能力。」我接着他的話說：「我一定把參謀長的指導帶給我們女同胞，希望有一天婦女也能武裝起來殺敵人。」參謀長說：「不用這樣，只要精神武裝就好，我們並不希望全國人民都武裝殺敵。有其他比殺敵更重要的工作還等後方民衆

去做呢。」接着師長說：「在全面抗戰中，我們只希望後方多多組織民衆，訓練民衆，長期抗戰下去是需要大量的補充戰鬥員的，在敵人侵略的砲聲下，每個中國人都應抱定決心，抗戰到底，剩下最後一支槍，一個人，都得與敵拚個死活，在兩個多月的血肉抗戰，從軍長到士兵，沒有一人說過一聲苦，可說我們的精神已勝利了。」最後師長，參謀長都給我題了字。

師長題的是：

我們大家共同奮鬥，

最後五分鐘不達到，

最後勝利不放手。

陳沛 十月廿六日

參謀長題的是：

「拚將最大的犧牲，

爭取最後的勝利。」

×××二六，一〇二六，于××××

(四)

第三天又到師部請求師長允許我們到火線上去慰問士兵，師長看到我們熱心的要求，他在猶

豫好在那時前線正是休戰的時候，他終於答應了。但再三的叮嚀我們——當心吃流彈。我們雖然都是沒有戰場的經驗。可是我們並不膽怯，就到火綫去了。

路的兩旁，都是稻田，棉花田，稻子已成熟，結着豐滿的穗子。棉花枝綻上着一球球的白花，配着綠的葉子。

從陸地走進交通溝，一路彎彎曲曲，要是沒有人領路，定會轉糊塗。

到第一道防線，遠望去，對方就是敵人陣地，一剎那間，敵機又來了，機關槍「達達」的響着，我們並不怕，更大的站在陸上窺測敵人陣地，真是威武的樣子。

(五)

入晚戰事突變緊張，軍部來電話要我們離開前方，怕以後走起不便。

一點鐘我們搭上運貨的卡車回上海，到××停了四個鐘頭卸貨。

今晚飛機大砲聲比往日特別激烈，路上的傷兵陸續的增加，可少見救護車去救。受傷的戰士，他們血淋淋地掙扎着。月光照在他們身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到——斷脚的，斷手的，掉鼻子的，一個個由田地裏，爛草堆裏，經過小河流爬到公路旁，等待救護車子去救，他們向路過的汽車悲壯淒然的喚着——「同志們，快來救我，我還要打敵人呢。」他們異口同聲地喊着，真是慘極啦。當我們車上的貨物運完時，我提議救幾個傷兵到上海，朋友們都下車去抬傷兵，僅僅能救五位，朋友們又到田裏拿了許

多稻草給他們鋪好。

五位中有一個是排長，帶着重傷，腦子却很清醒，他說了許多火線上的事情給我聽。他參加過瀏河的血戰，羅店的衝鋒，這次在大場才受重傷，他告訴我——「今晚戰事，非常激烈，一排只剩兩三個了，我受了重傷，不然一定與敵拚死，日本強盜燬了咱們家，炸死咱們同胞，我們不打他，早晚也被他打。」日本的士兵里，有咱們東北，滿洲同胞，他們受傷後，重傷即槍斃，輕傷醫好再上戰場。」「東北人不能二人同在一起談話，如有，立刻槍決。」「敵人發傳單到我們陣地來，上面說——要士兵投降，每人賞洋五元。真是可笑，他就拿五萬元來，我也不會去，我們打仗是爲國，而後爲家，一人拿他的錢有何用場？結果還得送命給他，倒不如爲國犧牲好。」「敵人怕我大刀隊，每人脛上帶鐵圈，可是我們照樣用刀將敵刺殺。可歎的敵人，他們士兵身穿章絨的軍衣，腳着黑黑的皮鞋，跑起路來常摔跟頭，碰到泥濘道路，怕弄污濁衣和鞋，他們愛漂亮不能吃苦。」

排長興奮地講，他聽不見砲聲，聽不見空中敵機的盤旋，看不見天空探險燈。他繼續說——「可憐東北同胞，他們做了日本的奴隸，又被徵去當兵，說來痛心。可是，日前有個東北兵，來到我隊，向我說——你們不要打仗，還是跟我的好，我們每月有卅元薪水拿，他一面說，一面從袋中拿出大卷新的鈔票來誘人，又說——做了亡國奴有何關，只要有錢那就好。唉！我聽他的話，只是憐憫他，好笑他，我和他說——你在火線上再多掙點錢也是沒有用，這是日本人對你們的詭計，日本人掙幾張紙頭買你的

命，這些鈔票都是假的，現在我就要你死在我手裏。他跪下求饒，叫我放他。他雖是我們同胞，但是他已中毒太深，存心不良，我只得痛心含淚將他槍斃。」黎明將近，敵機大隊出發，又不斷投炸彈，不知何處又要被炸。

在××路看到往前線去的大隊將士，身前帶着手榴彈，身後背着大刀，長槍，肩上抗着大砲，軍火，手中牽着騾和馬，快步雄壯地跑着，趕去接防殺敵。

(六)

天已大亮，上海是近了。我們先把所帶來的受傷弟兄們送到某醫院，才轉回寓來。雖則一夜沒有睡，了無倦意。換了衣服，望一望朋友們去，怕他們急壞了。見着郭沫若先生，開頭第一句話我就說：「我沒有成了砲灰！」大家都笑了。原來出發的時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轉到某軍去了。我便跟着冰瑩姊去看看她們隨從的軍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說：「小心點成砲灰呀！」所以我一見他面才那樣說起。

三天戰地生活，所遇見的，不論是將領或士兵，談到殺敵，總是眉飛色舞的。因為有了這樣的士氣，雖則得到退出大場的消息，也並不見得怎樣難過。

(救亡日報)

前線兩晝夜

吳大琨

淞滬的抗戰一爆發，我就有着到前方去視察一下的希望，可是老沒有機會。後來，聽說是爲了防漢奸，戰區裏竟連新聞記者都不准去了，我更覺得到前方去，恐怕是完全沒有了希望。十月十二日的早晨，我正去××傷兵醫院裏工作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團××營的李營副，特地跑來看我。

「吳同志，我明天就要上前線去了。」

他用一雙告別的眼看着我。

「您不是左手的傷，還沒有完全好麼？」我禁不住這樣問。

「是的，可是昨天我們師部裏已經有人來過，他說前方缺乏中級幹部，同時戰事又非常激烈，所以我想，我還是應當趕快上去。反正，我的傷，也已經好了差不多有七八分了。」

聽了他的話，以及看了他的那種爲國家效命，雖死不惜的精神，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

我跟這位李營副，雖然相識不久，可是因爲他近兩星期來常到我們傷兵俱樂部裏來玩，所以已經大家非常熟識。

「那麼，我們又要分別了——我恨我自己不能跟隨了您們一起上前線去，咱們軍人服務的工

作倘能與前方也取得了聯繫，那今後幹起事情來，就要方便了。」我說。

「您要去？那容易得很！」他忽然看着我，很快地這樣說，「您要去？」他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

「當然要去！」

「那您明天跟我一起走好了！」他很乾脆地說：「我跟您介紹我們的師長。我們的師長一定會很歡喜看見您這樣的青年去的。」

於是我們就談下去了。

我很興奮。我從醫院回來後，就去與我們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部的負責人劉良模君商議，他也很贊同我去。

「好吧，您要去，您就爽性代我們軍人服務部向前方的將士致敬一下，並且實地去作一下考察，到底前方需要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想法。」

「好！」我一面答應着，一面心裏真是快活得想笑出來。

於是我就去開始準備我的行裝了。

二

第二天，天一晚，我們就出發到車站去。我帶了很多新出版的抗日畫報，以及抵抗等等的刊物。因為聽說在前方完全看不到報紙和雜誌，所有的兵士們，他們差不多都是很迫切地需要知道一點戰事的消息。

可是當天，我們並沒有走成，因為日本飛機，在當天會把離蘇州不遠的鐵軌炸毀了，因此沒有車。

於是我們就只能停着。一直到第三天的午夜，營副到××處去交涉了，才來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從××帶上了前線。

在這輛汽車裏除了我一人是穿了西裝的普通人之外，餘都是開向前線作戰的勇士，因此，當汽車不斷地在公路上顛簸震盪飛跑着時候，我忍不住偷偷地去看那一個個挨近着我的弟兄的臉。

「這些都是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士——現在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前線去了啊！」我心裏在想。

可是這些弟兄們自己卻好像都滿不在乎的樣子。

車經過××，××，××，然後到達了××。

人一下車，車外的夜氣，向人身直撲上來，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整個的一個××車站現在已經差不多被炸成一片瓦礫堆了。月光照在那些破瓦斷牆上，更顯得四週景色的淒厲。

那時，已經是深夜，車站的兩旁有人搭了些草棚，在出售零碎東西，也有許多弟兄們在草棚裏圍坐。烤火。四週黑影憧憧地，有好多人不斷地在公路上來往着。

我先用目光默默地把我們的同車者送走了，然後再跟了李營副也默默地在目光下踏着瓦礫堆，沿公路向前走去。

「隆隆！」砲聲這時突然響亮起來了。
李營副回過頭來，對我看看，我不作聲。

我們在向着砲火的最響亮處走去。

三

在前方黑夜間的公路，是頂熱鬧的。有陸續開向前方去的軍隊，騾馬，軍伙，也有正從前方開下來的汽車，人馬；更多的是在前方已經掛了彩，這時要乘黑夜走向後方傷兵醫院去的弟兄們。

我這時才發現，我好像是完全置身在另一世界裏了，前面是不斷的槍聲，砲聲，四週是來往不斷緊張地走着的士兵，軍隊。

「唉，同志們，做做好事啊！」

一聲淒愴的呼聲，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時，原來是一個已經被打斷了腿的弟兄正在地上用手爬着，要走向後方去。泥，血塗滿了他的一身。他顯然是在向四週過往的人乞憐。

「怎麼？我不禁驚呆住了。」

「在這裏前方，就是太缺少了擔架夫，弟兄們受了傷，有些師部裏，自己有担架連的，還好，倘沒有話，那就簡直只好自己走向後方去。打壞了手的還可以，倘是打壞了腿的，像這樣，那就太慘了。」李營副跟我解釋着，我的心裏感到一陣痛。

走了二十多里崎嶇不平的泥路荒地，又不知問了多少次訊，這樣，我們才到達了××師的師部。哨兵進去傳訊，過了好久才出來。

「師長到最前線督戰去了，恐怕要明天才回來。請您們先到參謀處去坐一會吧！」於是我們就被領到了參謀處去。

黑黑的房子，顯然裏面的人已經都睡了。可是進去一看時，才知道並不然。

參謀長，人是已經躺在床上，可正忙着打電話。

「怎麼？敵人又用毒瓦斯了麼？……是嘔吐性的好？」

我憑藉着參謀長床前的一枝燭光，可以隱約地看見參謀長當時緊張的臉。

電話打完，參謀長的目光才放到我們兩人的身上來，李營副上去致了敬禮，又跟我介紹了。

「啊，難得，難得！您們後方的民衆竟這樣熱心，勇敢，請坐。」參謀長這樣對我說着，又把目光放到了李營副的身上。

「怎麼？您的傷已經完全好了麼？」

「還沒有。不過，我在醫院裏聽得師部的人來說，前方缺少中級幹部，所以我就上來了。」

「好！」參謀長正想說下去，電話又來了，就打斷了話頭。

我利用這機會，就向四週看了一眼，這是一間很破爛的舊房子，仔細嗅時，還可以嗅到地上霉爛的氣息。

「前方，這幾天正緊張，敵人的中央突破計劃，因為不成功，又在用毒瓦斯了，我們傷亡了很不少，你們那一團——」參謀長說到這裏時對李營副看了看，「已經差不多完了，不過路人的犧牲，恐怕比我們還重。」

「差不多完了，」這五個字在我的腦海裏震了一震。看李營副時，他還是那麼很恭敬地站着。不過，我從他的目光中，我知道他這時心理的狀態。

又過了一會，李營副就向參謀長說明他還得回團部去。

「這位先生也跑去麼？」

參謀長問。

「是的，」我說。

於是我們就向他告別了出來。

五

從師部參謀處出來，表上的時針正指着午夜四時。我的心比先前更緊張了起來，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真在走向最前線了！

經過一條小河浜。

我們道路的四週，都是稻田與棉花田。稻田裏的稻而且已經都熟了，結着滿滿的穗子。

在月光下照着這許多景色，倘不是頭頂上有呼呼的砲彈聲，與四週『閣閣閣』的機關槍聲，是決計不會想到我們是在前方的。

後來，我們就到了團部。哨兵進去傳訊，手續跟在師部裏時一樣。

見了團長，我因為剛才在師部已經聽到敵人用毒瓦斯以及該團傷亡頗重的消息，所以就急着問團長的詳細戰況。

『啊！說起來真令人又傷心又興奮！』那團長說，『我們一團人是大前天來接防的。當時共有弟兄一千三百餘名。打了四晝夜，因為敵人不斷的用飛機，大砲猛攻，傷亡得很厲害，已經只剩八九十人。而且武器也都不行了，昨天一天，弟兄們在壕溝裏就已經差不多完全只靠擲手榴彈將衝過來的敵人擊斃。八九十人，一天共用了兩千多手榴彈。敵人因為攻不過，所以最後就終於改用毒瓦斯，我們不及防備，這僅存的八九十人也就因此犧牲了。可是！』團長換了一口氣說：『我們的陣地始終沒有動。而且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當敵人又衝過來的時候，我們有四位僅存的弟兄還依舊不退，用手榴彈將衝過來的敵人炸倒，自己又衝出壕溝去將敵人的輕機關槍四架奪了過來。再就將這四架槍倒過頭來打敵人。』

「啊！我這聽的人不覺爲這壯烈而又英勇的故事所震動了。」

「我們這一次的弟兄可真是太好了！他們每一個人都勇往直前的，和敵人死拚，想想這許多好弟兄都已經犧牲去，真有些傷心。」那團長說到這裏時，臉上表現出很痛苦的样子。

他已經四晝夜沒有睡。因爲親到壕溝裏去指揮，那時敵人所散放的毒瓦斯還沒有完全散，中了一些極輕微的毒，有些在感到頭痛。

因爲時間的過遲，那天我就與李營副一起在團部的稻草堆上過了一夜。

六

第二天一早，團長因爲知道我歡喜到陣地上去看看，就命一位團副陪了我一起上陣地去。我們先走進了交通壕，然後就逐步地走近火線了。

在壕溝裏伏着的弟兄們，都禁不住用驚異的眼光向我看着，他們想不到有這樣一個後方來的人真會跑進火線。

我將帶去的抗戰畫報等散發給他們。他們就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看將起來。顯然地，他們對這些畫報都感到了很大的興趣。

「您看，您看，這是我們將他們打下來的飛機，一個士兵指了一張圖給另外一個士兵看，那個士兵感到了滿足。」

是的，在前方，差不多大家頂恨的就是敵人的飛機。它們晚上不出來，只要天一亮就嗡嗡地到我們的陣地頂上來亂飛亂轟，要飛一整天。

「您看，這是敵人的繫留氣球。」

團副用了一架望遠鏡，讓我看。我向敵人陣地看去時，果然看到一個氣球在敵人的陣地上浮着。『在這氣球上面，有着敵人的瞭望臺。他們的望遠鏡很好，差不多我們陣地上的一動一靜，他們白天都可以看出來。看出來後，他們就指揮大砲飛機來轟炸。

「我們沒有辦法將他們的氣球打下來嗎？」我說。

「有，當然有。就可惜我們的空軍倒底還是太少了。」

這時突然有一顆大砲彈自敵人方面打將過來，震得整個的戰壕都動盪起來。沙包裏的沙掉下來了，人也禁不住向四週搖擺。

「好利害！」我說。

「作戰激烈時，前方的戰壕一天到晚都是這樣的，所以睡在戰壕裏，就像睡在鋼絲床上一樣。」

「睡在鋼絲床上！」我不禁爲這個好譬喻笑了。

我仔細觀察我們陣地裏的壕溝。工事可說是都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有的地方已經都積了水，弟兄們簡直有的就站在泥淤裏，水浸到他的半腿。

「如果下雨，怎樣？」我問團副。

「下雨還不是直淋？我們兄們都沒有雨衣，倘後方能給我們捐些雨布來，那倒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既可以包東西，又可以遮身。」

「是。」我答應着。

這時，離我們不遠的壕溝裏，槍聲忽然緊張起來了。我們可以嗅到很濃烈的火藥氣。

「我們回去吧！」團副說着，就半強迫地將我又帶回了團部。

七

整整的一天，我都是在團部裏過的。

我跟那些弟兄們，亂七搭七地講着，到晚上飛機不時的來轟炸，耳邊的嗡嗡聲與炸彈爆發聲，就不會停過。團長因為我是遠客，就特地叫勤務兵燒了幾樣菜，請我喝酒。

「這裏，白天就簡直不能煮飯。敵人一看見那裏有炊烟起，飛機就又要炸了。」

團長對我解釋着，我那時已有一天多沒有吃過東西了。所以雖然勤務兵拿上來的饅頭與餅，是那麼又黑又粗，我吃的時候，還是只覺得它的甜美。

「這是前線的生活！」我心裏想着。

那天晚上，吃過飯，我覺得我應當走了，就告別了團長，團長還是命團副將我一直送到了師部。

到師部時，這次師長已經回來了。所以就很容易地見到了師長。

「昨天，我到前線去督戰去了，沒有見到吳先生，抱歉得很，吳先生這一次真是辛苦了。」

×師長說着。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談話。

我將我這次的來意向×長說明後，×師長又接着說：「啊，慰問是不敢當的，抗戰是我們軍人的天職。這算不得什麼。我們前方現在也不需要什麼，倒是您先生帶來的那種畫報，弟兄們確是很歡迎。以後，有便，請不時帶些來。東西，只要交到我們師部在後方的留守處就行了。」

×師長講話時的態度是很和藹的，而且兩目炯炯有神，堅決地表示了他這次作戰一定勝利的信心。

「至於這裏的作戰情形，有許多地方，現在還不便說。可以告訴先生的，就是敵人所依仗的就只有砲火利害一些。可是我們並不怕他。最近這幾天我們正打算反攻它。看上去，敵人是支持不住的。至於我們這裏的弟兄，作戰的勇敢，那更是不用說的了，先生想來一定已經聽到我們有一團裏四位弟兄犧牲到最後，還守住自己的陣線，將敵人的機關槍奪過來的事情吧？」

我點了點頭。

「敵人的士兵就不行了，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真是願意作戰的。不過，看上去，好像敵人的督戰也

頗嚴厲。所以有時候，敵人衝上來，給我們打退了，也總不敢十二分退遠。恐怕退下去也得打死的。」

爲了怕担誤×師長的功夫，所以不久，我也就向×師長告別。×師長很熱誠地將我送出師部，然後他又回前線去督戰去了。

在歸途上，有兩個勤務兵送我。時候又已經是深夜，我一邊踏着自己的影子向來時的路上去，一邊心裏不禁發生了很大的感慨。

這次淞滬作戰，士兵，將士們是確是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的責任了。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是那麼地困苦。防毒面具不全，雨衣沒有，火器又不夠，可是我們民衆方面呢？前線担架夫的這樣缺少，要使受了重傷的傷兵們還不得不忍着痛在地上爬回去，那未免太講不過去了。

我在打算着回去後怎麼使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格外加緊起來。

二六十二，前線歸來之第三日

（大晚報）

穿過火線

斐丹

爲了避免飛機的襲擊，本來是應該於晚上出發的；可是因爲數天的大雨，聽說把公路都沖壞了，夜行非常危險，所以不得不提前於下午三時出發。

租界內的情調，和華界的景况，是大不相同的。在租界內，雖然也有沙包壘和鐵絲網等防禦工事，

并且也有很多乘汽車，坐腳踏車及步行的巡邏隊，晝夜無休的四出巡視；但是在租界內行走的人，個個的心中，都是很閒散的，在戰時，閒散一字，或者是形容得不妥當，至少可說是不緊張的。在商業上，繁榮當然是說不上，但在霞飛路一帶，熱鬧決不減於戰時發生之前，華界的景象，就完全不同。店鋪差不多都關門了，雖有幾個小攤頭，也掩飾不了他的冷落。可是我們看了沿途的防禦工事，勇敢雄壯的軍士，和莊重沉着的巡邏隊，使我們感到說不出的欣慰。

近年來的公路建設，雖然發展得極快，但是在建築工程上，我們總覺得欠堅固。江蘇的公路，素稱優良，但是經過此次戰爭的試練，我們就發覺了他不足之點甚多。淞滬蘇嘉一帶，在國防上是極重要的地區，所以路面的堅度和闊度，都應該注意到軍事運輸的便利。可是此次我們的車子，自口口口的柏油路轉灣之後，就是一段極泥濘公路，對面有一輛汽車，車輪陷在泥漿裏，無論如何也走不動，後來等到由另一輛車把他曳出之後，我們的車才能過去，而且兩條車輪行跡，深深的陷下，差不多有一尺深，車行極感困難。像這種泥濘的路，雖然並不很多，可是有二三段也就夠受了。經過三四天的大雨，平坦的路面已經不多，一路車子震動極烈，跳動得利害的時候，我們的身子也跳起來，我們的頭殼，會撞到車頂。重要的公路幹線，依理想，他的闊度，應該可以並行四輛車，可是現在有幾段，也可說是大部分，是一來一往兩輛車子也很不容易行走。這是我認為今後在公路建設上應該注意的一點，有許多重要的公路，現在就應該設法來補救的。

這條路在幾天前，雖然曾走過，因為時在深夜，除在遠處可以看見砲火的閃光之外，砲聲是被汽車馬達的聲音所壓，一點也聽不見，一路也未曾遇到飛機，旅途非常平凡。可是這次在出發之初，情形就比較緊張，因為我們出發，是在四點多鐘，正是敵人飛機活躍的時候，所以我們在走進火線不遠的地方，就在遠處看見敵機在盤旋。我們的司機，是出入火線多次了，所以這時是看到敵機並不驚慌，因為敵機並不向我們飛來，汽車依然向前疾馳。汽車一方面加足馬力，向前疾馳，一方面由口口口的勤務兵，注意着敵機的飛行方向。這時是雨後初晴，黑白相間的雲塊，好像列車一樣的在行走，敵機有時飛入雲塊，有時現於雲隙，在天空時隱時露的飛翔，汽車走近口口鎮，這裏有很多的兵士，在路上來往走動，忽然敵機飛出雲塊，出現於大家的眼前，並且跟着是機關槍聲，勤務兵就叫司機停車。司機因為飛機並不向我們對面飛來，而是在我們的前面橫飛而過，仍不停車，這時勤務兵異常驚慌，用力打着車壁，要司機停車，於是車子停了，全體都逃下車去。這地方剛是一個十字路口，旁邊有幾座房子，已經吃過幾個炸彈，大家因為隣近沒有障礙物，都逃進這附近破爛的房子暫躲。一雲飛機過去，大家又重上汽車，繼續向前進行，因為勤務兵過分驚慌，大家怪了他一陣。我們正在談論着的時候，突然聽到一聲砲聲，異常接近，大家都吃了一驚，呆了一下，正想開始來談論砲聲來源的時候，又砰砰……一連迎面來了五六砲，同時自遠處微微的可以聽到機關槍聲，這時司機就更加加速馬力，拚命向前開去。一霎時我們就衝過了火線，到了火線的稍後方了。原來我們的軍隊，已經開始攻擊，與敵實行夜戰了，剛才

的砲，是經過我們的車頂，射到敵人陣地去的。當時大家吃驚的，是不明這砲究竟是什麼地方來的緣故。

在這個地方，我們離敵軍陣地並不很遠。在幾里路外，我們看見有一個大布袋樣的東西，毫動彈的高掛在空中，既不像飛機，也不像氣球，既不方，也不圓，這就是敵人的空中偵察台。此種偵察台，就是由氣球做的，不過形式特別一點罷！聽說敵人空中偵察台已經用過數次，都被我們破壞掉！

在××附近，有一村落起火，一片融融的火光，看去極為淒慘。

經過了××之後，路上就很平安了，因為敵人砲火的威力，已不能及到此地，而這時已經過了六點鐘，天已昏黑，敵機也已停止活動！

在戰地中，我們常時遇到想中途上車的兵士和傷兵。有許多兵是想附在車旁，隨車走一段後，到另一目的地去，有的傷兵是想我們把他帶到後方去。有一次有二個兵士，看見我們車子開上去，就站在路中央把我們的車子攔住，要跨上兩旁踏腳板，兩手抱住車窗，前往××鎮。司機在他們立腳未穩的時候，又很快的把車開動，有一兵士跌下去了；於是我們的車子不得不停下，這兵士又很快的跳上來，司機就舉起拳頭打了他兩下，並且怒罵了數聲。我很感覺到這個司機有點過分了。可是沿途要想中途附上車來的人，實在太多了，如果把他們都帶上來，不但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有時是會妨礙軍事行動的。

車子漸漸的馳近目的地了。這個地方自滬戰爆發，敵機數來投彈，電燈廠早已被炸，一般居民也大部分移到鄉下去了。所以一到夜間，整個城市，就好像是一座沒有人跡的死城。（申報）

從戰地歸來

寄 洪

『到戰地去！』

這願望在我的心頭熱烈地懷念了許久了。當朋友們說起有到前線去的機會時，我總懇求他們帶着我同去；當我見到人們搭着滿插樹葉竹枝的卡車往前線出發，我總懷着無限羨慕的心情遙望着：我要到戰地去，慰勞前線抗戰將士的，更要親近那前線將士以血肉抵守住的前線的國土。

這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像過去我所羨慕着的人們一般地搭上了插滿樹枝的卡車，在滿圍着人們的熱望中，開發到戰地去。

車出法租界，景象全然不同了：沿途密佈的防禦工事，都有我們的兵士在嚴守着，遙望兩旁碧綠的田野間，農民們還是照常在工作，他們愛他的田地甚於他的生命，雖在這隨時有炮彈轟炸的危險區域，還這樣勇敢工作。見到他們，使我連想起住在上海一般人認為較安全的租界，尚怕戰事及他的生命而逃到香港去，逃到國外去的有錢的人們，不禁對這些樸實的農民肅然起敬。我相信，從戰事發生以來上海租界上的菜蔬，還是靠他們供給的，更相信在這抗戰的過程中，只有他們才會盡最大

的力量。

已經好久沒有下雨了，路上的沙泥積得厚厚地，車行過，塵灰飛揚，正像一陣天然的烟幕，掩蔽了敵機的視線。當我們的車在某個地方停頓下來的時候，當地站崗的兄弟們走上車來，我們又送他報紙雜誌看，我們和他講述着這幾天戰爭的情勢，他堅決的說：『殺敵是他們的責任！』言語對於我們的慰勞表示非常的謝意，但是我們覺得，慰勞前線殺敵的將士也是我們的責任，無形地，我們（軍民）的心是熔在一起的。

晚霞全沒了，換上滿天的星星，我們的車又停了下來，大家分別地背負了慰勞品，正集了隊伍，從農村阡陌的小道上藉着微弱的星光的照耀，去謁見××師長宋希濂先生。

是位壯健文雅的書生樣兒的長官，善於沉思的眼睛，和藹地注視着我們，當我們問起這幾天戰事的情況時，他用堅強有力的語調答復我們：

『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抗戰，尺寸的進退是無關大局的！這點希望後方的同胞們大家要了解的。』

談起這幾天戰爭中的感想，他覺得這次戰爭士氣的旺盛是歷來所沒有的，不過民衆組織的不夠，對於軍隊的影響很大，例如最近漢奸的活動，無形地受着牽制，他們雖不怕當前的大敵，但後方老百姓的被敵利用却無法識別的，希望上海當局，快派點有力的幹部，來組織和訓練前線的民衆，徹底

的剷除漢奸。還有戰地衛生方面，也希望後方民衆嚴加注意，例如路旁被炸死的牛，臭氣飛揚，恐將成疫癘之源，爲前方士兵的安全計，請即設法掩埋。其他如交通工具的缺乏，也希望後方捐助。

接着又談起這幾天上海的民衆抗敵工作的活躍，大家都非常興奮，去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相信在全國上下軍民一致的抗敵力量下，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再談起這次敵軍的情形，兵士的不願戰爭，國內民衆的反對，大批死傷的兵士不敢運回國內去，連國內派來的一百多個慰勞人員尙待在吳淞口的船上，不敢給他們上船來見到他們軍隊三星期來戰敗的情況。軍閥的鬪武，欺騙了國民，暫時支持了這戰爭，但是這局面是決難維持得長久的。在我們全國上下一致的長期抗戰下，最後的勝利終於是我們的！

我們大家都默默地微笑着，似乎在囑咐着自己加緊的努力吧！

走出師部，我們又見到不少士兵，他們都很關切後方的情形，談起他們這幾天戰時的情況，他們都勇敢地堅強的表示着：在這國家危難的今日，殺敵是他們應盡的責任。有位剛從前線歸來的士兵說，他在前線抗戰中在他旁邊的一位兄弟被炮火犧牲了，這是非常光榮的，他不但不怕，還要上前線去殺敵呢！

秋夜露重，涼意襲人，大家緊緊地圍坐在無篷的卡車裏，仰望天空的星星，遙見遠近的烽火，汽車的軋軋聲，掩沒了砲火和敵機的聲音，只有樹梢頭掛着的照明彈，常作了我們車子前進的引路燈。

我們的車向歸途上邁進着，體味着這次夜行的滋味，真是有生以來難得的經歷呵。

（國民週刊等聯合旬刊）

在戰地醫院裏

劉頁模

和傷兵們在一起生活，替他們服務，真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

從傷兵們口裏可以聽到很多很多夠悲壯勇敢的戰鬥故事。這一次打鬼子的仗誰都勇敢極了，他們上了戰場，是只進不退的，有的雖然掛了一點小彩，也絕對不肯退，到不能支持了，才給担架夫擡回來。

在羅店前線就有位受傷的連長，他的肚子被敵人打破，腸流在外面，還繼續不斷衝鋒，後來給兩個弟兄拉了回來，不幸在一天以後，就死在醫院裏。全院的弟兄，看護，和青年會的服務員，都爲他流淚。真的，這一次抗戰中，犧牲了很多民族英雄。

弟兄們都說鬼子是不中用的，一到肉搏衝鋒的時候，他們都會驚惶失措，像失了魂似的。我們的一個長官曾經在鬼子兵身上搜出一封未覆的家信，信裏說的全是怨恨的話，他們也知道這一次到中國來打仗，完全是受軍閥的壓迫，實在太沒有意思了。

可是在我國軍隊方面，下級幹部的教育程度都非常的高，他們都已知知道爲什麼拚命，我認識了

一位班長，他是在東北大學畢業的。一般士兵對於我們服務的人都非常和氣，我們代他們寫信的時候，他們總抱歉似地說：『你們太辛苦了！』其實我們的工作和他們這種奮勇殺敵的苦鬥比較起來，那算得什麼呢！

在醫院裏除了替傷兵寫家信，我們還開留聲機給他們聽，借畫報雜誌小說給他們看，借棋子兵兵給他們玩，和他們談話，弟兄們非常歡迎我們就在一起，他們說：『自從你們來了以後，實在減少我們不少的痛苦！』

弟兄們最喜歡聽救亡歌曲的唱片，他們聽到義勇軍進行曲，便隨着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是我們最缺少的便是這種唱片，在這裏有了錢也買不到。弟兄們最關心前線抗戰進展的情形，所以喜歡我們把最新的刊物畫報書籍給他們看，但是我們這次捐來的大半是舊畫報舊書，較新的刊物書報，因為交通阻滯，沒有法子買到。（我們覺得抱歉，很希望旁人能幫我們補足了這個缺陷。）但是他們還是口口聲聲說：『民衆們待我們太好了！』這又叫我們慚愧的落眼淚，『真的嗎？我們已優待了英勇的抗戰受傷將士！』

（立報）

在戰地醫院

楊芬若

到達了前方以後，我們全體團員，首先到那兒的戰地傷兵醫院去慰勞，住在裏面的大多數是輕

傷，我們表明了來意以後，他們都非常的愉快，和我們談了許多。當我們問起火線上作戰的情形時，候他們卻恨恨的說：

『我們那里是和日本人對打，他們派來作戰的全是東三省的人民。只有長官是日本人，在後面殘酷的壓迫着他們和我們拚命，日本鬼的心真毒辣呵。』

隨後他們又說起戰地漢好的種種搗亂行爲，又把留存在身邊的戰利品拿給我們看，中間有敵人的帳幕，洋鉄盒子，以及日本鬼的鞭子等等，並且說奪得的武器也很不少，都已繳上去了。

這些可敬的勇士，他們的創傷，不是沒有代價的！

爲了表示我們對於這些勇敢的戰士的敬意，和他們臨別的時候，我們特別爲他們唱了三個救亡歌，在他們歡呼鼓掌中，我們離開了那兒。

我們在開始服務以前，把全體團員分成了四組，我被編在第一組。在到達前線的第三天下午，我們第一二組，接到了派赴××師作救護工作的命令。××師是在我們之前開到這兒來的，他們正與羅店方面的敵人作猛烈的戰鬥，他們的戰地臨時醫院離開我們約有十多里的路程，大家一聽到工作來了，都很高興，立刻冒雨出發，到達了目的地，便開始作慰問及救護工作。

這里最爲驚心動魄的，是週遭都充滿着血腥，腐臭和火藥的氣味，加以因爲經過敵機劇烈的轟炸，民房多所，被炸毀壞了，老百姓幾乎逃走一空，街道與田園顯得無限的慘淡荒涼。這里的臨時醫院

中重傷的很多，我們爲了救護工作不致間斷，便決定分班服務。當晚我一直工作到十一時，才回宿舍去休息。

我們的這一所宿舍倒是一家闊人的住宅，屋內不僅桌椅床舖齊全，衣物遍地，書架上還整齊的陳列着大批的洋裝書籍，主人是早就走光了，連僕人也沒有一個，從他們所遺留的照片，信札和日記上看來，這家的兄弟姊妹們都是上海某些學府里的高材生，並且還有在外洋鍍過金的，國家自然是待他們不薄。可是當這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却都已遠走了。甚至小姐不會有時間攜走她所收藏的情書，少爺未能拿出他的日記，那些不知何許人也的男士們，刻意書成的佳作，而今散滿一地，我們隨手拾讀，做了笑話的資料。日記倒還記得認真，有人拿來墊襯東西，我學得未免可惜，代爲收藏在一邊，後來這家主人回來探望的時候，果然問起了這本日記，我便還給了他。不過所存的棉衣，因傷兵夜間缺少被蓋，我們便不客氣的代爲捐贈了一些。主人倒還好，非但不會責備我們，第二次來探望的時候，還特地帶了些食品來慰勞我們。

到那兒的第二天，傷兵在轟炸聲中源源不斷的從火線上運了來，臨時醫院里的幾所空房裏和走廊上都橫直的躺滿了。臥墊來不及準備，有的便躺在骯髒的稻草上，後來連稻草也沒有了，只得躺在潮溼的地上。他們有的被鎗彈洞穿了胸膛，有的被刺刀刺傷了腹部，有的被砲彈的彈片打壞了眼睛和頭部，有的被炸斷了腿和手，更慘的是有的被開花彈打爛了屁股，撕碎了臂膊，以及削去了全部

的嘴唇，牙齒和舌頭，他們還活着，但全身浸在血污裏，一顆顆未死的熱烈的心，正被最大的痛苦撕咬着，我們給他們洗傷口，敷藥，包紮的時候，他們簡直是痛不可當！

因為這一師正守着衝要地帶，和敵人作猛烈的血戰，接連三日，這臨時戰地醫院里，全躺滿了傷兵，後方未及派車來裝運。我們手頭的藥品，紗布均感缺乏，有的竟沒有辦法給他們按時換藥，火快們也忙個不了，喝的開水，吃的食品，均來不及供應，甚至有的傷兵作戰過幾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這臨時醫院里也沒法供給。人手太少了，躺着的傷兵又是這麼多，軍醫處也束手無策，只有切盼着後方派車來裝運。

最使我感動的是作救護工作的第三天。那天的晚飯後，我們去為重傷的兵士們換藥，爲了開水的缺乏，未能充分的給他們洗傷口，藥品是更不敷用，便連碘酒，也逼得摻水使用。那時傷兵們，到我們一出現，都悲哀的喊着，請求着：『醫官，快給我上藥啊，我打傷以後還沒有上過藥哩！』

『醫官呵，我痛得太厲害了，又發燒，又怕冷，請給我一點藥吃吧！』

『醫官，他們爲什麼還不把我們送到後方醫院去？我們已經來了三天了！難道就這樣讓我們死了嗎？』

這些呼聲，從四週傳了來，撕裂着我們的心，而我們人手是這樣的少，我們所剩餘的一點藥品是更少，眼望着這大批爲保衛祖國而戰鬥流血，以致重傷的戰士們，我們恨不能用我們的眼淚來洗滌

他們的創傷！

當我們爲一個個傷兵洗滌傷口的時候，我們首先得用剪刀剪去那被血膠粘着的衣服，有許多傷兵的創口已經在開始腐爛，那陣陣腐臭的氣味沖進了我們的鼻孔，我們幾乎要嘔吐；但當一念及他們全都是保衛祖國的戰士，是以全生命在火線上和日本帝國主義拚過的，我們便不禁肅然起敬，忍受住了那股氣味，很耐心，很溫和的爲他們洗傷，敷藥，並且輕輕的給他們包紮，期望能減少他們幾分痛苦。

第四天一起來就聽說有七八個傷兵死掉了，我心裏不禁埋怨起後方工作的人們來。也許這幾個可敬的戰士能早點被接到後方醫院去治療，還不會死吧！

幸而還好，活着的，今天全數被運送到後方醫院去了。

據師部的人告訴我們：『這一批戰士的受傷是由於敵人以重砲及飛機攻擊，敵方所發砲彈密如連珠，在某二小時內竟達一千餘發。我方士兵刻仍固守陣地，未曾後退一步。』這消息使我對於剛運走的傷兵和他們的同伴，更增加了敬意！而隨後的兩件事實，也有力的給我說明了我們的戰士是何等驚人的勇敢：一個腿部和手都受了傷的小兵被送來了，我給他上藥的時候，他說當他在一百米的距離看見了敵人的時候，非常的生氣，立刻扔過兩個手榴彈去，第一個沒有聲響，第二個響得很，對方立刻集中火力向他射擊，他中了槍，本不願回來的，長官卻逼着他回來。他要求我告訴他，要幾天可

以再回前線去。還有一個年紀已經四五十歲的兵士，他的腿部剛受了傷，我給他止痛藥吃，他不吃，要我給他包紮住傷口，放他趕快回到火線上去。

（救亡日報）

閘北救火英雄

士平

在閘北的中國軍隊和佔極大優勢的敵人堅強抵抗了七十六天，因此全世界都知道了它。最近，四行倉庫的英勇的「決死隊」，是成了全世界最多談起的一枝軍隊，可是有華人，他們是同樣地英勇，同樣地值得宣揚，却被輕輕抹殺了。他們便是閘北救火會的救火員。

這些閘北的「吃烟子的人」，悶聲不響地在整個戰局中做着拯危救急的工作，一直到中國軍隊從那裏撤退為止。他們的未明言的事績和行動也許會永遠被推入遺忘的淵中，但是從關於他們的活動的不充分的報道裏，却已透露出：他們實是鐵一般的人，同時他們的事績乃是表現救火會的最好傳統的。

閘北的救火員，受着缺少良好的救火機器和器具的妨礙，却和每一個火災的爆發戰鬥，在猛烈的彈雨和日本飛機的狂亂的轟炸之下，他們不僅在物質上受着阻礙，在人手之缺少上也處於難境。閘北的火災，自八一三以來，日有七八起；當中國軍隊撤退時，則有十三處大火，同時在這區域發生。（這數目是單獨的觀察家計算得的。）閘北的救火員用有限的人手和設備和火災整日整夜地

戰鬥，精神始終如一？這種地方，是爲全世界所有救火團體增光的。

這一次戰爭中的火災，爲數是遠超出一二八時的火災之上。許多觀察家都以爲，這次戰事中開北火災的損失，不下數千萬元。許多人都說，中國軍隊全線撤退時開北發生的火災，乃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火災。而所有這些火災，除去最後幾天外，都是由開北救火會照管的。

當他們在開北活動時，那些救火會員想來一定受過許多災難，雖然他們沒有發表出來。是的，他們在不尋常的情狀之下所受的艱辛和災難，是從來沒有公佈過。這些火災戰鬥員是默默地，沉鬱地幹着他們的工作。

自從浜北的中國軍隊全線撤退以後，開北救火會據說被迫放棄了他們的職位，但是他們的事績和行動，將被人很久地記憶着。據我們知道，那團體的一些團員，現在已被解散了；並且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經歷了一番艱辛，或者正在享受着極端需要的休息。（譯自英文「大美晚報」）

82

64714
17

7.91
8.61-3

\$0.20